



文目心雕龍目錄

卷一

原道第一

徵聖第二

宗經第三

正緯第四

辨騷第五

卷二

明詩第六



樂府第七

詮賦第八

頌讚第九

祝盟第十

卷三

銘箴第十一

誄碑第十二

哀弔第十三

雜文第十四

諧謔第十五

卷四

史傳第十六

諸子第十七

論說第十八

詔策第十九

檄移第二十

卷五

封禪第二十一

章表第二十二

奏啓第二十三

議對第二十四

書記第二十五

卷六

神思第二十六

體性第二十七

風骨第二十八

通變第二十九

定勢第三十

卷七

情采第三十一

鎔裁第三十二

聲律第三十三

章句第三十四

麗辭第三十五

卷八

比興第三十六

夸飾第三十七

事類第三十八

練字第三十九

隱秀第四十

卷九

指瑕第四十一

養氣第四十二

附會第四十三

總術第四十四

時序第四十五

卷十

物色第四十六

才略第四十七

知音第四十八

程器第四十九

序志第五十

文心雕龍目錄終

文心雕龍卷第一

原道第一

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地理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人。實天地之心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

梁通事舍人劉勰彥和述



贊馮作讚按御覽改

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箏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鐺。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具無文歟。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贊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玉版金縷之寶。丹文綠牒之華。誰具尸之。亦神理而已。自鳥迹代繩。文字始炳。炎皞遺事。紀在

三墳。而年世渺邈。聲采靡追。唐虞文章。則煥乎為盛。元首載歌。既發吟詠之志。蓋稷陳謀。亦垂敷奏之風。夏后氏興。業峻鴻績。九序惟歌。勲德彌綍。逮及商周。文勝其質。雅頌所被。英華日新。文王患憂。繇辭炳曜。符采複隱。精義堅深。重以公旦多材。禘其徽烈。制詩緝頌。斧藻羣言。至若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鎔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木鐸啓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故爰自風姓。暨於孔氏。玄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

覽無

至下滋本有若字御

改

禘朱改作振按御覽

裁文馮元俱作裁文謝
作以教御覽以教

涯御作滯

原道心教教章。研神理而設教。著象乎河雒。問數乎
著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後能經緯區
宇。彌綸彝憲。發揮事業。彪炳辭義。故知道沿聖以垂
文。聖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
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迺道之
文也。

贊曰

道心惟微。神理設教。光采玄聖。炳耀仁孝。龍圖獻體。
龜書呈貌。天文斯觀。民胥以飭。

徵聖第二

夫作者曰聖。述者曰明。陶鑄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
章可得而聞。則聖人之情見乎文辭矣。先王聖化。布
在方策。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是以遠稱唐世。則煥乎
為盛。近褒周道。則郁哉可從。此政化貴文之徵也。鄭
伯入陳。以立辭為功。宋置折俎。以多文舉禮。此事蹟
貴文之徵也。褒美子產。則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
論君子。則云情欲信。辭欲巧。此修身貴文之徵也。然
則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迺含章之玉牒。秉文之

立當作文

機當作矣

金科矣。夫鑒周日月。妙極機神。文成規矩。思合符契。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貶。喪服舉輕以包重。此簡言以達旨也。邠詩聯章以積句。儒行縵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書契斷決以象夫。文章昭哲以象離。此明理以立體也。四象精義以曲隱。五例微辭以婉晦。此隱義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形。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會適。徵之周孔。則文有師矣。是以子政論文。必徵於聖。

必宗於經。易稱辨物正言。

各本俱缺四字。楊增柱圭勸學

斷辭則備。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故知正言所以立辨。體要所以成辭。辭成無好異之尤。辨立有斷辭之義。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與精義並用。聖人之文章。亦可見也。顏闔以為仲尼飾羽而畫。徒事華辭。雖欲此言。聖弗可得已。然則聖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天道難聞。猶或鑽仰。文章可見。胡寧勿思。若徵聖立言。則文具庶矣。

贊曰

此言當作嘗

妙極生知。睿哲惟宰。精理為文。秀氣成采。鑒懸日月。辭富山海。百齡影徂。千載心在。

宗經第三

三極彛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墳。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丘。歲歷綿暖。條流紛糅。自夫子刪述。而大寶咸耀。於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於文理。故能開

成御作啓

易上御有夫字

人御入

學養正。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聖謀卓絕。墻宇重峻。而吐納自深。譬萬鈞之洪鐘。無錚錚之細響矣。易惟談天人神致用。故繫稱旨遠。辭文言中事隱。韋編三絕。固哲人之驪淵也。書實記言。而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故子夏歎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詩主言志。訓同書。擣風裁興。藻辭譎喻。溫柔在誦。敢最附深衷矣。禮記立體據事。剖範章條。纖曲執而後顯。採掇生言。莫非寶也。春秋辨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詳略成文。雉門兩觀。

志字下御覽本有詁字

以先後顯旨。其婉章志晦。諒以邃矣。尚書則覽文如
詭而尋理。即暢。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此聖
人之殊致。表裏之異體者也。至根柢槃深。枝葉峻茂。
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是以往者雖舊。餘味日新。
後進追取而非晚。前修文用而未先。可謂太山徧雨。
河潤千里者也。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
則書發其源。賦頌諷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
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為根。並窮高以樹表。極遠
以啓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若稟經以製

銘檄之銘。朱云當作移。

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鑄銅。煮海而為鹽也。故文
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
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
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揚子比雕玉以作器。謂五經
之含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
濟。勵德樹聲。莫不師聖。而建言修辭。鮮克宗經。是以
楚豔漢侈。流弊不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歟。

贊曰

三極彛道。訓深稽古。致化歸一。分教斯五。性靈鎔匠。

文章與府淵哉鑠乎羣言之祖。

正緯第四

夫神道闡幽。天命微顯。馬龍出而大易興。神龜見而
洪範耀。故繫辭稱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斯之謂
也。但世夏文隱。好生矯誕。真雖存矣。偽亦憑焉。夫六
經彪炳。而緯候稠疊。孝論昭哲。而鈎識歲莖。按經驗
緯。其偽有四。蓋緯之成經。其猶織綜。絲麻不雜。布帛
乃成。今經正緯竒。倍適千里。其偽一矣。經顯聖訓也。
緯隱神教也。聖訓宜廣。神教宜約。而今緯多於經。神

其二也。詠本亦作其偽
二矣

錄當作錄

錄疑作錄

理更繁。其二也。有命自天。迺稱符讖。而八十一篇。皆
託於孔子。則是堯造錄圖。昌制丹書。其偽三矣。商周
以前。圖錄頗見。春秋之末。群經方備。先緯後經。體乎
織綜。其偽四矣。偽既倍摘。則義異自明。經足訓矣。緯
何豫焉。原夫圖錄之見。迺昊天休命。事以瑞聖。義非
配經。故河不出圖。夫子有歎。如或可造。無勞喟然。昔
康王河圖。陳於東序。故知前世符命。歷代寶傳。仲尼
所撰。序錄而已。於是伎數之士。附以詭術。或說陰陽。
或序災異。若鳥鳴似語。蟲葉成字。篇條滋蔓。必假孔

氏通儒討覈。謂起哀平。東序秘寶。朱紫亂矣。至於光武之世。篤信斯術。風化所靡。學者比肩。沛獻集緯。以通經。曹褒撰識。以定禮。乖道謬典。亦已甚矣。是以桓譚疾其虛僞。尹敏戲其深瑕。張衡發其僻謬。荀悅明其詭誕。四賢博練。論之精矣。若乃羲農軒皞之源。山瀆鍾律之要。白魚赤烏之符。黃金紫玉之瑞。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後來辭人。採撿英華。平子恐其迷學。奏令禁絕。仲豫惜其雜真。未許煨燔。前代配經。故詳論焉。

贊曰

滎河溫洛。是孕圖緯。神寶藏用。理隱文貴。世歷二漢。朱紫騰沸。芟夷譎詭。糝具雕蔚。

辨騷第五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具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曠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

爭光可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忿懣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為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翳，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為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

之耿介，稱湯武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昌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涕，嘆九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恠，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娥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蔽日，木天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道，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沉湎日夜，舉以為懽，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故論其典誥則

蔽孫汝澄改作彈天讞
改作夫

本元板作夸 憲朱云
宋板作慢 洪註楚辭
本附載此篇同作夸慢

楚辭本作大招下云屈

宋莫追疑大招為是

往楚辭本作任

如彼語其本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憲於三代而
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
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
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
問環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
之致渙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
采絕艷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
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
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

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汜波而得奇
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具鴻裁中巧者
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
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翫
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
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贊曰

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
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豔溢鎔毫

文心雕龍卷第一

文心雕龍卷第二

明詩第六

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聖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舒文載實。具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教。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爾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葛天氏樂辭云。玄鳥在曲。黃帝雲門。理不空綺。至堯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辭達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叙惟歌。太康敗德。五子咸怨。順美匡惡。其來久矣。

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子夏監約。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與言詩。自王澤殄竭。風人輟采。春秋觀志。諷誦舊章。酬酢以為賓榮。吐納而成身文。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為刺。秦皇滅典。亦造仙詩。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栢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好見疑於後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

疑後御覽作假前

證御作徵

怡御作惆

安下御有之字

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行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怙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至於張衡怨篇。清曲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暨建安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盟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叙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哲之能。此其所同也。乃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

淺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晉世群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具大畧也。江左篇製。溺乎玄風。嗤笑狗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絕仙篇。挺拔而為俊矣。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儂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故鋪觀

體下調下御各有則字

列代。而情變之數可監。撮舉同異。而綱領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體。雅潤為本。五言流調。清麗居宗。華實異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茂先凝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沖公幹。然詩有恒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為易。其難也方來。至於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發。則明於圖讖。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聯句共韻。則栢梁餘製。巨細或殊。情理同致。總歸詩圃。故不繁云。

贊曰

民生而志。詠歌所含。興發皇世。風流二南。神理共契。政序相參。英華彌縟。萬代永耽。

樂府第七

樂府者。聲依永。律和聲也。鈞天九奏。既具上帝。葛天八闋。爰乃皇時。自成英以降。亦無得而論矣。至於塗山歌於候人。始為南音。有娥謠乎飛燕。始為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麓思於西河。西音以興。音聲推移。亦不一槩矣。匹夫庶婦。謳吟土風。詩官採言。

楚辭本作整

樂盲被律。志感絲篁。氣變金石。是以師曠覘風於盛衰。李札鑒徵於興廢。精之至也。夫樂本心術。故響泆肌髓。先王慎焉。務塞淫濫。敷訓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動八風。自雅聲浸微。溺音騰沸。秦燔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鏘。叔孫定其容與。於是武德興於高祖。四時廣於孝文。雖摹韶夏。而頗襲秦舊。中和之響。闐具不還。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製歌。桂華雜曲。麗而不經。赤鴈群篇。靡而非典。河間薦

兆譏本作北

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譏於天馬也。至宣帝雅頌詩效。鹿鳴適及元成。稍廣淫樂。正音乖俗。其難也如此。暨後郊廟。惟雜雅章。辭雖典文。而律非夔曠。至於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兆上衆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滔蕩。辭不離于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逮於晉世。則傳玄曉音。創定雅歌。以詠祖宗。張華新篇。亦充庭萬然。杜夔調律。音奏舒雅。荀勗改懸。聲節哀急。故阮咸譏其離聲。後人驗其銅尺。和樂精妙。固表裏而相

資矣。故知詩為樂心。聲為樂體。樂體在聲。瞽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伊其相詭。鄭國所以云亡。故知李札觀辭。不直聽聲而已。若夫豔歌婉孌。怨志誅絕。淫辭在曲。正響為生。然俗聽飛馳。職競新異。雅詠溫恭。必欠伸魚睨。竒辭切至。則拊髀雀躍。詩聲俱鄭。自此階矣。凡樂辭曰詩。詩聲曰歌。聲來被辭。辭繁難節。故陳思稱李延年閑於增損。古辭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觀高祖之詠大風。孝武之歎來遲。歌童被聲。莫敢不協。子建

士衡咸有佳篇。並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俗稱平調。蓋未思也。至於軒伎鼓吹。漢世銑挽。雖戎喪殊事。而並總入樂府。繆襲所致。亦有可算焉。昔子政品文。詩與歌別。故略具樂篇。以標區界。

贊曰

八音摛文。樹辭為體。謳吟垌野。金石雲陛。韶響難追。鄭聲易啓。豈惟觀樂於焉識禮。

詮賦第八

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

也。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為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塗。實相枝幹。劉向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為之賦。狐裘。結言。掎韻。詞自己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招宇於楚辭也。於是荀况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遂客至_王以首引。極貌_聲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

招字謙本作拓字依御

覽改

遂客至御覽客主

翔曾學佺云應作翔

辭讞作乳

馬讞作馬

端。賈誼振其緒。枚馬同其風。王揚騁其勢。臯翔已下。品物畢圖。繁積於宣時。校閱於成世。進御之賦。千有餘首。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漢矣。夫京殿苑獵。述行序志。並體國經野。義尚光大。既履端於唱叙。亦歸餘於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辭以理為。迭致文契。按那之卒章。閔焉稱亂。故知殷人輯頌。楚人理賦。斯並鴻裁之寰域。雅文之樞轄也。至於草區禽族。麋品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賢側附。斯又小制之區畛。奇巧之機要。

也。觀夫荀結隱語。事數自環。宋發巧談。實始淫麗。枚乘菟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艷。賈誼鵬賦。致辨於情理。子淵洞蕭。窮變於聲貌。孟堅兩都。開絢以雅贍。張衡二京。迅發御故以宏富。子雲甘泉。構深瑋之風。延壽靈光。合飛動之勢。凡此十家。並辭賦之流也。及仲宣靡密。發端必道。偉長博通。時逢壯采。太沖安仁。策勳於鴻規。士衡子安。底積於流制。景純綺巧。縟理有餘。彥伯梗槩。情韻不匱。亦魏晉之賦首也。原夫登高之旨。蓋覩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以明雅。物

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糝而有儀。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雕蟲貽誚於霧縠者也。

贊曰

賦自詩出。分歧異派。寫物圖貌。蔚似雕畫。枿滯必揚。言庸無溢。風歸麗則。辭翦美裨。

頌讚第九

御燕饗

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咸墨為頌。以歌九韶。自商已下文。理允備。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容告神明。謂之頌。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魯以公旦次編。商人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燕饗之常詠也。時邁一篇。周公所製。哲人之頌。規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墜惟口。晉輿之稱原田。魯民之刺裘鞞。直言不詠。短辭以諷。丘明子高。並謀為誦。斯則野誦之變體。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閭橘頌。情

采芬芳。比類寓意。又卑及細物矣。至於秦政刻文。爰
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公世並作。相繼於時矣。
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仲武之美顯宗。
史岑之述熹后。或擬清廟。或範駟那。雖淺深不同。詳
畧各異。具褒德顯容。典章一也。至於班傳之北征西
逝。變為序引。豈不褒過而謬體哉。馬融之廣城上林。
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又崔瑗文學。蔡邕樊渠。
並致美於序。而簡約乎為。摯虞品藻。頗為精覈。至云
雜以風雅而不變旨趣。徒張虛論。有似黃白之偽說。

逝疑作巡 上林疑作
東巡

矣。及魏晉辨頌。鮮有出轍。陳思所綴。以皇子為標。陸
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褒貶雜居。固末代之訛體也。
原夫頌惟典雅。辭必清鏗。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
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
樹義。唯纖曲巧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
讚者明也。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讚。蓋唱發之辭也。及
益讚於禹。伊陟贊於巫咸。並颺言以明事。嗟歎以助
辭也。故漢置鴻臚。以唱拜為贊。即古之遺語也。至相
如屬筆。始讚荆軻。及遷史固書。託讚褒貶。約文以總

明也下御覽有助也二字

錄。頌體以論辭。又紀傳侈評。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別。
謬稱為述。失之遠矣。及景純注。雅動植讚之義。兼美
惡。亦猶頌之變耳。然其為義。事生獎歎。所以古來為
體。促而不曠。御廣必結言于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
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此具體也。發源雖遠。而致
用蓋寡。大抵所歸。其頌家之細條乎。

贊曰

容體底頌。勲業垂讚。鏤影搞文。聲理有爛。年積逾遠。
音徽如旦。降及品物。炫辭作翫。

祝盟第十

天地定位。祀徧群神。六宗既禋。三望咸秩。甘雨和風。
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報興焉。犧盛惟馨。本於明德。
祝史陳信。資乎文辭。昔伊祁始蜡。以祭八神。其辭云。
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無作。草木歸其澤。則上皇
祝文。愛在茲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
海俱有。利民之志。頗形於言矣。至於商履。聖敬日躋。
玄牡告天。以萬方罪已。即郊禋之詞也。素車禱旱。以
六事責躬。則雩祭之文也。及周之大祝。掌六祀之辭。

愛謙作爰

是以庶物咸生。陳於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於迎日之拜。夙興夜處。言於附廟之祀。多福無疆。布於火牢之饋。宜社顯禡。莫不有文。所以寅虔於神祇。嚴恭於宗廟也。春秋已下。黷祀諛祭。祀幣史辭。靡神不至。至於張老成室。致善於歌哭之禱。蒯聃臨戰。獲佑於筋骨之請。雖造次顛沛。必於祝矣。若夫楚辭招魂。可謂祝辭之組纜也。漢之群祀。肅具旨禮。既總碩儒之儀。亦參方士之術。所以祕祝移過。異於成湯之心。侂子毆疫。同乎越巫之祝。體失之漸也。至如黃帝祝邪之

文。東方朔有罵鬼之書。於是後之謹呪。務于善罵。唯陳思誥咎。裁以正義矣。若乃禮之祭祀。事止告饗。而中代祭文。兼讚言行。祭而兼讚。蓋引神而作也。又漢代山陵。哀策流文。周喪盛姬。內史執策。然則策本書贈。因哀而爲文也。是以義同於誄。而文實告神。誄首而哀末。頌體而呪儀。太史所作之讚。因周之祝文也。凡羣言發華。而降神實務。修辭立誠。在於無媿。祈禱之式。必誠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具大較也。班固之祀濛山。祈禱之誠敬也。潘岳之祭庾婦。奠祭之

恭哀也。舉彙而求，昭然可鑒矣。盟者，明也。駢毛白馬，珠盤玉敦，陳辭乎方明之下，祝告於神明者也。在昔三王，詛盟不及，時有要誓，結言而退。周衰，屢盟，以及要契，始之以曹沫，終之以毛遂。及秦昭盟夷，設黃龍之詛。漢祖建侯，定山河之誓。然義存則克，終道廢則渝。始崇替在人，况何預焉。若夫臧洪歃辭，氣截雲蜺。劉琨鐵誓，精貫霏霜。而無補於晉漢，反為仇讐。故知信不由衷，盟無益也。夫盟之大體，必序危機，獎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靈以取鑒，指九天以為正，感激

以立誠。切至以敷辭，此其所同也。然非辭之難，處辭為難。後之君子，宜在殷鑒，忠信可矣。無恃神焉。

贊曰

斐祀欽明，祝史惟談。立誠在肅，修辭必甘。李代彌飾，絢言朱藍。神之來格，所貴無慚。

文心雕龍卷第二

文心雕龍卷第三

銘箴第十一

昔帝軒刻輿几以弼違。大禹勒筍虞而招諫。成湯盤
盂著日新之規。武王戶席題必戒之訓。周公慎言於
金人。仲尼革容於歌器。則先聖鑒戒。其來久矣。故銘
者。銘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蓋臧武仲之
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夏鑄九牧
之金鼎。周勒肅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於
昆吾。仲山鏤績於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顆紀勲於景

銘也當作名也

代謙本作伐依御覽

銘。孔悝表勤於衛鼎。稱伐之類也。若乃飛廉有石槨之錫。靈公有萬里之謚。銘發幽石。吁可怪矣。趙靈勒跡於番吾。秦昭刻博於華山。夸誕示後。吁可笑也。詳觀衆例。銘義見矣。至於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澤。亦有踈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之勒。張昶華陰之碣。序亦盛矣。蔡邕銘思。獨冠古今。橋公之銘。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也。至如敬通雜器。準矧戒銘。而事非其物。繁略違中。崔駰品物。讚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辭碎。著龜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

在臼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魏文九寶器。利辭鈍。唯張載劔閣。其才清采。迅足駸駸。後發前至。勒銘岷漢。得其宜矣。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斯文興盛於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故魏絳諷君於后羿。楚子訓民於在勤。戰伐已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絕。至揚雄稽古。始範虞箴。卿尹州牧。廿五篇。及崔胡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鞏鑑可徵。信所謂追清風於前。攀車於後。代者

也。至於潘勗符節。要而失淺。溫嶠傳臣。博而患繁。王濟國子。引廣事真。潘尼乘輿。義正體蕪。凡斯繼作。鮮有克衷。至於王朗雜箴。乃真中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觀其約文舉要。憲章戒銘。而水火井竈。繁辭不已。志有偏也。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具取事也。必覈以辨。具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具大要也。然矢言之道。蓋闕庸器之制。久淪。所以箴銘異用。罕施。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遠大焉。

贊曰

銘實表器。箴惟德軌。有佩於言。無鑿於水。秉茲貞厲。敬言乎履。義典則弘。文約為美。

誄碑第十二

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大夫之材。臨喪能誄。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已前。其詳靡聞。周雖有誄。未被於士。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在萬乘。則稱天以誄之。讀誄定謚。其節文大矣。自魯莊戰乘丘。始及於士。逮尼父卒。哀公作誄。觀其慙遺之切。嗚呼之

歎雖非齷作古式存焉。至柳婁之誄惠子。則辭哀而韻長矣。暨乎漢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闕略四句乎。杜篤之誄。有譽前代。吳誄雖工。而他篇頗踈。豈以見稱光武。而改盼千金哉。傳毅所制。文體倫序。孝山崔瑗。辨絮相參。觀序如傳。辭靡律調。固誄之才也。潘岳搆意。專師孝山。巧於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徵厥聲者也。至如崔駰誄趙。劉陶誄黃。並得憲章。工在簡要。陳思叨名。而禮實繁緩。文皇誄末。

旨言自陳。其乖甚矣。若夫殷臣誄湯。追褒玄鳥之祚。周史歌文。上闡后稷之烈。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至於序述哀情。則觸類而長。傳毅之誄北海云。白日幽光。雰霧杳冥。始序致感。遂為後式。景而效者。彌取於工矣。詳夫誄之為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具人也。暖乎若可覲。道具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碑者。埤也。古帝皇始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紀跡于弇山之石。亦右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農牲。未勒勲績。而庸器。

漸缺。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文。御詞句無擇言。周乎衆碑。莫非清允。其叙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為才。自然自至。孔融所創。有慕伯喈。東張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及孫綽為文。志在碑誄。温王郤庾。辭多枝雜。桓彝一篇。最為辨裁。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

此碑之制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光於誄。是以勒石讚勳者。入銘之域。樹碑述已者。同誄之區焉。

贊曰

寫實追虛。碑誄以立。銘德慕行。文采允集。觀風似面。聽辭如泣。石墨鐫華。顏影豈忒。

哀弔第十三

賦憲之謚。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遣哀。蓋下淚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天昏。昔三

良殉秦。百夫莫贖。事均天橫。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
哀辭乎。暨漢武封禪。而霍子侯御作壇暴亡。帝傷而作詩。亦
哀辭之類矣。及後漢汝陽王亡。崔瑗哀辭。始變前戒。
然履突鬼門。怪而不辭。駕龍乘雲。仙而不哀。又卒章
五言。頗似歌謠。亦彷彿乎漢武也。至於蘇慎。張升。並
述哀文。雖發其情華。而未極心實。建安哀辭。惟偉長
差善。行女篇。一时有惻怛。及潘岳繼作。實踵其美。觀
其慮善辭變。情洞悲苦。叙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
言。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

一時謝本作時一

蘭莫之或繼也。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
乎愛惜。幼未成德。故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加
乎膚色。容御隱心而結文。則事愜。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
體為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
貴耳。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終
定謚。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到為言也。壓溺乎
道。所以不弔。矣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災民亾。故同
弔也。及晉築虎臺。齊襲燕城。史趙蘇秦。翻賀為弔。虐
民搆教。亦亾之道。凡斯之例。弔之所設也。或驕貴而

殞身。或狷忿^{御介}以乎道。或有志而無時。或美才而兼累。追而慰之。並名為弔。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數。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為賦體。桓譚以為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平章要切。斷而能悲也。揚雄弔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略。故辭韻沉隤。班彪蔡邕。並敏於致語。然影附賈氏。難為並驅耳。胡沅之弔夷齊。褒而無聞。仲宣所制。譏訶實工。然則胡沅嘉其清。王子傷其隘。各志也。禰衡之弔平子。縟麗而輕清。陸機之弔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

下。未有可稱者矣。夫弔雖古義。而華辭未造。華過韻緩。則化而為賦。固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違。剖析褒貶。哀而有正。則無奪倫矣。

贊曰

辭定所表。在彼弱弄。苗而不秀。自古斯慟。雖有通才。迷方告控。千載可傷。寓言以送。

雜文第十四

智術之子。博雅之人。藻溢於辭。辭盈乎氣。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

志。放懷寥廓。氣實使之。及枚乘搢豔。首製七發。腴辭
雲構。夸麗風駭。蓋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
以戒膏粱之子也。揚雄韋思。文閎業深。綜述碎文。環
語。肇為連珠。其辭雖小而明潤矣。凡此三者。文章之
枝派。暇豫之末造也。自對問以後。東方朔效而廣之。
名為客難。託古慰志。踈而有辨。揚雄解嘲。雜以諧誕。
迴環自釋。頗亦為工。班固賓戲。含懿采之華。崔駰達
旨。吐典言之裁。張衡應問。密而兼雅。崔寔客譏。整而
微質。蔡邕釋誨。體奧而文炳。景純客傲。情見而采蔚。

問當作問

恣謝作咨

雖迭相祖述。然屬篇之高者也。至於陳思客問。辭高
而理踈。庾敳客恣。意榮而文悴。斯類甚衆。無所取裁
矣。原茲文之設。迺發憤以表志。身挫憑乎道勝。時屯
寄乎情泰。莫不淵岳其心。麟鳳具采。此立本之大要
也。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
麗矣。及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入博雅之
巧。張衡七辨。結采綿靡。崔瑗七屬。植義純正。陳思七
啓。取美於宏壯。仲宣七釋。致辨於事理。自桓麟七說
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枝附影從。十有餘家。或文麗而

珠當作朱

義睽。或理粹而辭駁。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壯語。吹獵窮壤。竒之服饜。極盡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體。豔詞動魂識。雖始之以淫侈。而終之以居正。然諷以勸百。勢不自反。子雲所謂先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者也。唯七屬叙賢。歸以儒道。雖文非拔羣。而意實卓爾矣。自連珠以下。擬者間出。杜篤賈逵之曹。劉珍潘勗之輩。欲穿明珠。多貫魚目。可謂壽陵匍匐。非復邯鄲之步。里醜捧心。不關西施之嘖矣。唯士衡運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廣於舊篇。豈慕珠仲四寸。

牛亭文編

卷十八 卷二十
今體詩

之璫乎。夫文小易周。思閑可贍。足使義明而詞淨。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可稱珠耳。詳夫漢來雜文。名號多品。或典詰誓問。或覽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諷謠詠。總括其名。並歸雜文之區。甄別其義。各入討論之域。類聚有貫。故不曲述。

贊曰

偉矣前修。學堅多飽。負文餘力。飛靡弄巧。技辭攢映。嘒若參昂。慕嘖之心。於焉祇攬。

諧譏第十五

解疑作辯

干讌作甘

芮良夫之詩云。自有肺腸。俾民卒狂。夫心險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歡譎之言無方。昔華元棄甲。城甲^者發睥目之謳。臧紇喪師。國人造侏儒之歌。並嗤戲形貌。內怨為俳也。又蠶解鄙諺。狸首淫哇。苟可箴戒。載於禮典。故知諧辭。譏言亦無棄矣。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威酣樂。而淳于說于酒。楚襄讌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者。及優孟之諷漆城。優旃之諫葬馬。並譎辭飾說。抑止昏暴。是以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

媒讌作媒

大當作文茂孫校作笑

相當作而

但本體不雜。其流易弊。於是東方枚臯。舖糟啜醪。無所匡正。而詆媢媒弄。故其自稱為賦。迺亦俳也。見視如倡。亦有悔矣。至魏大因俳說。以著茂書。薛綜憑宴會而發嘲調。雖拈推席而無益時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轡。潘岳醜婦之屬。束皙賣餅之類。尤相效之。蓋以百數。魏晉滑稽。盛相驅扇。遂乃應瑒之鼻。方於盜削卵。張華之形。比乎握春杵。曾是秀言。有虧德音。豈非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歟。譏者隱也。遊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昔還社求拯于楚師。喻督井

而稱麥麩。叔儀乞糧於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刺荆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于龍尾。臧文謬書于羊裘。隱語之用。被於紀傳。大者興治濟身。具次弼違。曉惑。蓋意生於權譎。而事出于機急。與夫諧辭可相表裏者也。漢世隱書十有八篇。歌固編文。錄之歌末。昔楚莊齊威性好隱語。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但謬辭詆戲。無益規補。自魏代已來。頗非俳優。而君子隱化為謎語。謎也者。迴互其辭。使昏迷也。或體目文字。或圖象品物。纖巧以弄思。淺察以銜

辭。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荀卿蠶賦。已托其體。至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博舉品物。雖有小巧。用乖遠大。夫觀古之為隱。理周要務。豈為童稚之戲。謔搏髀而抃笑哉。然文辭之有諧謔。譬九流之有小說。蓋稗官所采。以廣視聽。若效而不已。則髡袒而入室。旃孟之石交乎。

贊曰

古之嘲隱。振危釋憊。雖有絲麻。無棄管蒯。會義適時。頗益諷誠。空戲滑稽。德音大壞。

文心雕龍卷第三

文心雕龍卷第四

史傳第十六

具謙本作具

開闢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識古。具載籍乎。軒轅之世。
史有倉頡。主文之職。其來久矣。曲禮曰。史載筆左右。
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也。古者左史記事者。右
史記言者。言經則尚書。事經則春秋。唐虞流于典謨。
夏商被於誥誓。洎周命維新。姬公定法。紂三正以班
曆。貫四時以聯事。諸侯建邦。各有國史。彰善癉惡。樹
之風聲。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憲章散紊。彝倫攸斁。

夫子上御覽有昔者二字

各本衍此二字功甫本無此

亦誤衍御覽亦無

明刻本御覽作耻

其御作於

至上御有及字

至御覽作志

夫子閔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靜居以歎鳳。臨衢而泣麟。於是就太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褒見一字。貴踰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然睿旨存亡御秘幽隱經文。婉約立明。同時實得微言。乃原始要終。創為傳體。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至從橫之世。史職猶存。秦并七王。而戰國有策。蓋錄而弔叙。故節簡而為名也。漢滅嬴項。武功積年。陸賈稽古。作楚漢春秋。爰及太史談。世惟執簡。子長繼至。

甄序帝績。比克稱典。則位雜中賢。法孔題經。則文非元聖。故取武呂覽。通號白紀。紀綱之號。亦宏稱也。故本紀以述皇王。列傳以總侯伯。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年爵。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爾其實錄無隱之旨。博雅宏辯之才。愛竒反經之尤。條例踳落之失。叔皮論之詳矣。及班固述漢。因循前業。觀司馬遷之辭。思實過半。其十志該富。讚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至於宗經矩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巧。遺親攘美之罪。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觀夫左氏敘事。附

經間出。於文為約。而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
詳而易覽。述者宗焉。及孝惠委機。呂氏攝政。班史立
紀。違經失實。何則。庖犧以來。未聞女帝者也。漢運所
值。難為後法。北鷄無晨。武王首誓。婦無與國。齊桓著
盟。宣后亂秦。呂氏危漢。豈唯政事難假。亦名號宜慎
矣。張衡司史。而或同遷。固元年二后。欲為立紀。謬亦
甚矣。尋子弘。雖偽。要當孝惠之嗣。孺子誠微。實繼平
帝之體。二子可紀。何有於三后哉。至於後漢紀傳。發
源東觀。袁張所製。偏駁不倫。薛謝之作。踈謬少信。司

或謙本作惑元年二后作
元帝皇后 王誤皇

三后當作二后

司上御有若字

得御作明

凡御作目

有御作不撮略作撮落

州作川

交御覽作安

馬彪之詳實。華嶠之準當。則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記
傳互出。陽秋魏畧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
或踈濶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張比之於遷。
固非妄譽也。至於晉代之書。繫乎著作。陸機肇始。而
未備。王韶續末而不終。干寶述紀。以審正得序。孫盛
陽秋。以約舉為能。按春秋經傳。舉例發凡。自史漢以
下。莫^有準的。至鄧粲晉紀。始立條例。又撮略漢魏憲章。
殷周。雖湘州曲學。亦有心典謨。及交國立例。乃鄧氏
之規焉。原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氏。被之千載。表

徵盛衰。殷鑒興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漢之初。史職為盛。邵國文計。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詳悉於體國。必閱石室。啓金匱。抽裂帛。檢殘竹。欲其博練於稽古也。是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必附聖以居宗。然後銓評昭整。苛濫不作矣。然紀傳為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踈。斯固總會之為難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故

總會御作昭合

張衡摘史遷之舛濫。傳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偽。公羊高云。傳聞異辭。荀悅稱錄遠畧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即異。穿鑿傷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之濫本源。而述遠巨蠹也。至於紀編同時。時同多說。雖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勲勞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述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嗤。御無理欲吹霜噴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可歎息者也。故述遠則誣矯如彼。御畧近則回邪

遠下御有之字

錢本無誤衍入御作
又噴御作煦

弁讞作弁

如此析理居正。唯素臣乎。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
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懲戒。實良史之直
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至
于尋繁領雜之術。矜信弁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
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則衆理可貫。然史之為任。乃
彌綸一代。負海內之責。而羸是非之尤。秉筆荷擔。莫
此之勞。遷固通矣。而歷詆後世。若任情失正。文具殆
哉。

贊曰

史肇軒黃。體備周孔。世歷斯編。善惡偕總。騰褒裁貶。
萬古魂動。辭宗丘明。直歸南董。

諸子第十七

諸子者。入道見志之書。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
羣居。苦紛雜而莫顯。君子之處世。疾名德之不章。唯
英才特達。則炳曜垂文。騰其姓氏。懸諸日月焉。昔風
后力牧伊尹。咸其流也。篇述者。蓋上古遺語。而戰所
記者也。至鬻熊知道。而文王諮詢。餘文遺事。錄為鬻
子。子自肇始。莫先於茲。及伯陽識禮。而仲尼訪問。爰

序道德以冠百氏。然則鬻惟文友。李實孔師。聖賢並世。而經子異流矣。逮及七國立政。俊乂蓬起。孟軻膺儒以整折。莊周述道以翱翔。墨翟執儉確之教。尹文課名實之符。野老治國於地利。騶子養政於天文。申商刀鋸以制理。鬼谷脣吻以策勳。尸佼兼總於雜術。青史曲綴以街談。承流而枝附者。不可勝算。並飛辯以馳術。饜祿而餘榮矣。暨於暴秦烈火。勢炎崑岡。而煙燎之毒。不及諸子。逮漢成。普思子政。讎校。於是七略芬菲。流麟萃止。殺青所編。百有八十餘家矣。迄至

調朱改作調

蛟讞本作蛟

魏晉作者間出。調言兼存。環語必錄。類聚而求。亦充箱照軫矣。然繁辭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治。枝條互經。其純粹者入矩。踳駁者出規。禮記月令。取乎呂氏之紀。三年問喪。寫乎荀子之書。此純粹之類也。若乃湯之問棘。云蛟睫有雷霆之聲。惠施對梁王。云蝎角有伏尸之戰。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淮南有傾天折地之說。此踳駁之類也。是以世疾諸混。同虛誕。按歸藏之經。大明迂怪。乃稱羿斃十日。姮娥奔月。殷湯如茲。况諸子乎。至如商韓六虱。五蠹。棄孝廢仁。環藥

之禍。非虛至也。公孫之白馬狐犢。辭巧理拙。魏牟比
之梟鳥。非妄貶也。昔東平求諸子史記。而漢朝不與。
蓋以史記多兵謀。而諸子雜詭術也。然洽聞之士。宜
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採正。極睇參差。亦學家
壯觀也。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管晏屬篇。事覈
而言練。列御寇之書。氣偉而采奇。鄒子之說。心奢而
辭壯。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尸佼尉繚。術通而文鈍。
鶡冠綿綿。亟發深言。鬼谷眇眇。每環其義。情辨以澤。
文子擅其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

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呂氏鑿遠而體周。淮南汎採而
文麗。斯則得百氏之華采。而辭氣文之大畧也。若夫
陸賈典語。賈誼新書。揚雄法言。劉向說苑。王符潜夫。
崔寔正論。仲長昌言。杜夷幽求。咸叙經典。或明政術。
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博明萬事。為子。適辨一理。
為論。彼皆蔓延雜說。故入諸子之流。夫自六國以前。
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兩漢以後。體勢
漫弱。雖明于坦途。而類多依採。此遠近之漸變也。嗟
夫。身與時外。志共道申。標心於萬古之上。而送懷於

千載之下。金石靡矣。聲其銷乎。

贊曰

大夫處世。懷寶挺秀。辨雕萬物。智周宇宙。立德何隱。含道必授。條流殊述。若有區囿。

論說第十八

聖哲彞訓曰。經述經叙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有無無彞御。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具經目。稱為論語。蓋群論立名。始於茲矣。自論語已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乎。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

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叙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者說語。傳者轉師。注者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論也者。彌綸羣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為名。不韋春秋。六論昭列。至石渠論藝。白虎通講。聚述聖言。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尤三將。敷述昭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蘭歆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

父爭塗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代。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玄。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人倫之英也。至如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其美矣。次及宋岱郭象。銳思於機神之區。夷甫裴頠。交辨于有無之域。並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滯有者全繫于形用。貴無者專守於寂寥。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具般若之絕境乎。逮江左羣談。惟玄是務。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矣。至如張衡譏世。韻似排說。孔融孝廉。但

才不持論如其已。謙作言不持正論如其已。

談嘲戲。曹植辨道。體同書抄。才不持論如其已。原夫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否窮有數。追無形迹。堅求通。鈎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教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迹如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若夫注釋為詞。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若秦君延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

萬言。所以通人惑煩。羞學章句。若毛公之訓詩。安國之傳書。鄭君之釋禮。王弼之解易。要約明暢。可謂式矣。說者悅也。兌為口舌。故言咨悅。悻過悅必偽。故舜驚讒說。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太公以辨釣興周。及燭武行而紆鄭。端木出而存魯。亦其美也。暨戰國爭雄。辨士雲踊。從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辨。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封。至漢定楚。辨士弭節。鄴君既斃於齊。鑊蒯子幾入乎。

漢鼎。雖後陸賈籍甚。張釋傳會。杜欽文辨。婁護脣舌。頡頏萬乘之階。抵噓公卿之席。並順風以託勢。莫能逆波而沂洄矣。夫說貴撫會。弛張相隨。不專緩頰。亦在刀筆。范雎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並煩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至於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敬通之說鮑鄧。事緩而文繁。是以歷聘而罕過也。凡論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譎敬。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

以濟辭。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煒燁以譎誑。何哉。

贊曰

理形於言。理成論詞。深人天。致遠方寸。陰陽莫貳。鬼神靡遊。說爾飛鉗。呼吸沮勸。

詔策第十九

皇帝御寓。具言也。神淵嘿黼辰。而響盈四表。唯詔策乎。昔軒轅唐虞。同稱為命。命之為義。制性之本也。具在三代。事兼詰誓。誓以訓戎。詰以敷政。命喻自天。故

言下謙本有叙字
嘉靖癸卯本亦有

嘉靖癸卯本缺命字弘
治甲子本有予疑是令
字

按易宜作度數

授管錫胤。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詰四方。詰命動民。若天下之有風矣。降及七國。並稱曰令。命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則曰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敕戒州邦。詔詰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敕者正也。詩云。畏此簡書。易稱君子以制度數。禮稱明君之詔。書稱敕天之命。並本經典。以立名目。遠詔近命。習秦制也。記稱絲綸。所以應接羣后。虞重納言。周貴喉舌。故兩漢詔告。職在尚書。王言之大。動入史

誥當作詔
賜太守元版作責博士
梅鼎祚所改也當作責
博進

策具出如綽。不若反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
如視草。隴右多文士。光武加意於書辭。豈直取美當
時。亦敬慎來葉矣。觀文景以前。詔體浮新。武帝崇儒。
選言弘奧。策封三王。文同訓典。勸戒淵雅。垂範後代。
及制誥嚴助。即云厭承明廬。蓋寵才之恩也。孝宣壘
書賜太守陳遂。亦故舊之厚也。逮光武撥亂。留意斯
文。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詔賜鄧禹。稱司徒為克。敕
責侯霸。稱黃鉞一下。若斯之類。實乖憲章。暨明帝崇
學。雅詔間出。安和政弛。禮閣鮮才。每為詔敕。假手外

嘉靖癸卯本下魏字作
帝激本同之

請。建安之末。文理代興。潘勗九錫。典雅逸群。衛覲禪
誥。符命炳耀。弗可加已。自魏晉誥策。職在中書。劉放
張華。互管斯任。施命發號。洋洋盈耳。魏文魏下。詔辭
義多偉。至於作威作福。具萬慮之一弊乎。晉氏中興。
唯明帝崇才。以溫嶠文清。故引入中書。自斯以後。體
憲風流矣。夫王言崇秘。大觀在上。所以百辟具形。萬
邦作孚。故授官選賢。則義炳重離之輝。優文封策。則
氣含風雨之潤。敕戒恒誥。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燹
伐。則聲有滂雷之威。青炎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

誥御作誥

周元版作同

罰教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此詔策之大畧也。戒教為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教憲。此具事也。魏武稱作教戒。當指事而誥。勿得依違。晚治要矣。及晉武敕戒備告百官。敕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隱。勒牙門以禦衛。有訓典焉。戒者慎也。禹稱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罔極。漢高祖之教太子。東方朔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及馬援已下。各貽家戒。班姬女戒。足稱母師也。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契敷五教。故王侯稱教。昔鄭弘之守南陽。條教為後所

辭御作教
在當作自

述。乃事緒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麗而罕於理。乃治體乖也。若諸葛孔明之詳約。庾稚恭之明斷。並理得而辭中。辭之善也。自教以下。則又有命。詩云。有命在天。明為重也。周禮曰。師氏詔王為輕命。今詔重而命輕者。古今之變也。

贊曰

皇王施令。寅嚴宗誥。我有絲言。兆民尹好。輝音峻舉。鴻風遠蹈。騰義飛辭。渙其大號。

移檄第二十

震雷始乎曜電。出師先乎威聲。故觀電而懼雷。壯聽聲而懼兵威。兵先乎聲。其來已久。昔有虞始戒於國。夏后初誓於軍。殷誓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師。宣訓我眾。未及數人也。至周穆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令有文告之辭。即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諸侯出。懼敵弔服。故兵出須名。振此威風。曝彼昏亂。劉獻公之所謂告之。以文辭董之以師武者也。齊桓征楚。告菁茅之闕。晉厲伐秦。責箕却之焚。管仲呂相奉辭先路。詳具意義。

菁癸卯本作苞。檄本同之。御覽菁。

師武當作武師

即今之檄文。暨乎戰國。始稱為檄。檄者。皦也。宣露於外。皦然明白也。張儀檄楚書。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稱露布。諸御無視聽也。夫兵定亂。莫敢自專。天子親戎。則稱行天討。諸侯御師。則云肅將王誅。故分閫推轂。奉辭伐罪。非唯致果為毅。亦屬辭為武。使聲如衡風。所繫氣似撓槍。所掃奮具武怒。總其罪人。懲其惡稔之時。顯其貫盈之數。挫奸宄之膽。訂信慎之心。使百尺之衝。摧折於咫尺。書萬雉之城。顛墜於一檄者也。觀枚

亦下癸卯本有且字。檄本同之。

繫。謝本作擊。

寫之檄。亡新有布具三逆。文不雕飾。而辭切事明。隴右

文士得檄之體矣。陳琳之檄豫州，壯有骨鯁，雖奸閹
攜養，章密太甚，發丘模金，誣過其虛，然抗辭書，釁
然露骨矣。敢指曹公之鋒，幸哉免袁黨之戮也。鍾會
檄蜀，徵驗甚明，桓公檄胡，觀釁尤切，並壯筆也。凡檄
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算
彊弱，角權勢，標耆龜于前，驗懸鞏鑑於已然，雖本國
信實，參兵詐，譎詭以馳，旨焯曄以騰，說凡此衆條，莫
或違之者也。故具植義，颺辭務在剴健，插羽以示迅，
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

辨，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無所取才矣。
又州邦徵吏，亦稱為檄，固明舉之義也。移者，易也。移
風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相如之難蜀老，文曉而喻
博，有移檄之骨焉。及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辨，文
移之首也。陸機之移百官，言約而事顯，武移之要者
也。故檄移為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則逆黨用檄，順
命資移，所以洗濯民心，堅同符契，意用小異，而體義
大同，與檄參伍，故不重論也。

贊曰

三驅弛剛。九伐先話。擊鑑吉凶。著龜成敗。推壓鯨鯢。
抵落蜂蠆。移寶易俗。草偃風邁。

文心雕龍卷第四

文心雕龍卷第五

封禪第二十一

夫正位北辰。嚮明南面。所以運天樞。毓黎獻者。何嘗
不經道緯德。以勒皇蹟者哉。綠圖曰。渾渾嗚嗚。芬芬
雉雉。萬物盡化。言至德所被也。丹書曰。義勝欲則從。
欲勝義則凶。戒慎之至也。則戒慎以崇其德。至德以
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禪矣。昔黃帝神靈。克膺
鴻瑞。勒功喬岳。鑄鼎荆山。大舜巡岳。顯乎虞典。成康
封禪。聞之樂緯。及齊桓之霸。爰窺王跡。夷吾譎陳。距

以怪物。固知玉牒金縷。專在帝皇也。然則西鷄東鯨。南茅北黍。空談非微。勲德而已。是史遷八書。明述封禪者。固禋祀之殊禮。名號之秘祝。祀天之壯觀。秦始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辭氣。體乏弘潤。然踈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鋪觀兩漢隆盛。孝武禪號於肅然。光武巡封於梁父。誦德銘勲。乃鴻筆耳。觀相如封禪。蔚為唱首。爾其表權輿。序皇王。炳玄符。鏡鴻業。驅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以禎瑞。讚之以介丘。絕筆茲文。固維新之作也。及光武勒碑。則文

自張純。首胤典謨。末同祝辭。引鈎織。叙離亂。計武功。述文德。事數理。舉華不足。而實有餘矣。凡此二家。並岱宗實跡也。及揚雄劇秦。班固典刑。事非鐫石。而體因紀禪。觀劇秦為文。影寫長卿。詭言遊辭。故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辭貫圓通。自稱極思。無遺力矣。典引所叙。雅有懿乎。歷鑒前作。能執厥中。其致義會文。斐然餘巧。故稱封禪麗而不典。劇秦典而不實。豈非追觀易為明。循勢易為力歟。至於邯鄲受命。攀響前聲。風末力寡。輯韻成頌。雖文理順序。而不能奮飛。陳思

魏德假論客主。問答迂緩。且已千言。勞深勳寡。颺燄缺焉。茲文爲用。蓋一代之典章也。攝位之始。宜明大體。樹骨於訓典之區。選言於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悔於深。文今而不墜於淺。義吐光芒。辭成廉鍔。則爲偉矣。雖復道極數殫。然相襲而日^新其來者。必超前轍焉。

贊曰

封勒帝勳。對越天休。逖聽高岳。聲英克彪。樹石九旻。泥金八幽。鴻猷蟠采。如龍如虬。

章奏第二十二

夫設官分職。高卑聯事。天子垂珠以聽。諸侯鳴玉以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故堯咨四岳。舜命八元。固辭再讓之請。俞往欽哉之授。並陳辭帝庭。匪假書翰。然則敷奏以言。則章表之義也。明試以功。即授爵之典也。至太甲既立。伊尹書誠。思庸歸亳。又作書以績文。翰獻替事。斯見矣。周監二代。文理彌盛。再拜稽首。對揚休命。承文受冊。敢當丕顯。雖言筆未分。而陳謝自見。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王。皆稱上書。秦初定

則御覽即

王御佐主

制。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請。議以執異。章者明也。詩云為章於天。謂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標也。禮有表記。謂德見儀。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蓋取諸此也。按七畧。藝文。謠詠。必錄。章表奏議。經國之樞機。然闕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而在職司也。前漢表謝遺篇寡存。及後漢察舉。必試章奏。左雄奏議。臺閣為式。胡廣章奏。天下第一。並當時之傑筆也。觀伯始謁陵之章。足見其典文之美。

焉。晉晉文受冊。三辭從命。是以漢末讓表。以三為斷。曹公稱為表不止三讓。又勿得浮華。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實。求具靡麗。則未足美矣。至於文舉之薦禰衡。氣揚采飛。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暢。雖華實異旨。並表之英也。琳瑯章表。有譽當時。孔璋稱健。則其標也。陳思之表。獨冠群才。觀其體贍而律調。辭清而志顯。應物掣巧。隨變生趣。執轡有餘。故能緩急應節。逮晉初筆札。則張華為雋。其三讓公封。理周辭妥。引義比事。必得具偶。世珍鷓鴣。莫顧章表。及羊公之辭開。

府有譽於前談。庾公之讓中書。信美於往載。序志顯類。有文雅焉。劉琨勸進。張駿自序。文致耿介。並陳事之美表也。原夫章表之為用也。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既具身文。且亦國華。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循名課實。以為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賁。志在典謨。使要而非畧。明而不淺。表體多包。情偽屢遷。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然懇愜者辭為心使。浮侈者情為文出。使繁約得正。華實相勝。唇吻不滯。則中律矣。子貢云。心以制之。言以結之。蓋一辭意也。

荀卿以為觀人美辭。麗以黼黻。文章亦可以喻於斯乎。

贊曰

敷奏絳闕。獻替黼辰。言必貞明。義則弘偉。肅恭節文。條理首尾。君子秉文。辭令有斐。

奏啓第二十三

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漢之輔。上書稱奏。陳政事。獻典儀。上急變。劾僭謬。總謂之奏。奏者進也。言敷於下。情進于上也。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觀王綰之奏。

勲德辭質而義近。李斯之奏驪山，事略而意逕。故帝政無膏潤，形於篇章矣。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夫賈誼之務農，鼂錯之兵卒，匡衡之定郊，王吉之觀禮。勸御温舒之緩獄，谷永之諫仙，理既切至，辭亦通辭，可謂識大體矣。後漢群賢，御臣嘉言罔伏，楊秉耿介於災異，陳蕃憤懣於尺一，骨鯁得焉。張衡指摘於史職，蔡邕銓列於朝儀，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興，若高堂天文，黃觀教學，王朗節省，甄毅考課，亦盡節而知治矣。晉氏多難，災屯流移，劉頌殷勤於

下辭字謙作辨依御覽

黃當作王

時務，温嶠懇切於費役，並體國之忠規矣。夫奏之為筆，固以明允篤誠為本，辨析疏通為首，強志足以成務，博見足以窮理，酌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具體也。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昔周之太僕，繩愆糾謬，秦之御史，職主文法，漢置中丞，總司按劾，故位在摯擊，砥礪其氣，必使筆端振風，簡上凝霜者也。觀孔光之奏董賢，則實具奸回，路粹之奏孔融，則誣具釁惡，名儒之與險士，固殊心焉。若夫傳咸勁直，而按辭堅深，劉隗切正，而劾文闊畧，各具志也。後之彈事，迭相

相斟酌。惟新日用而舊準弗差。然函人欲全。矢人欲傷。術在糾惡。勢必深峭。詩刺讒人。投畀豺虎。禮疾無禮。方之鸚猩。墨翟非儒。日以豕彘。孟軻譏墨。比諸禽獸。詩禮儒墨。既其如茲。奏劾嚴文。孰云能免。是以世人為文。競於詆訶。吹毛取瑕。刺骨為戾。復似善罵。多失折衷。若能濶禮門以懸規。標義路以植矩。然後踰垣者折肱。捷徑者滅趾。何必躁言醜句。詬病為切哉。是以立範運衡。宜明體要。必使理有典刑。辭有風軌。總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畏彊禦。氣流墨中。無縱

詭隨。聲動簡外。乃稱絕席之雄。直方之舉耳。啓者。開也。高宗云。啓乃心。沃朕心。取其義也。孝景諱啓。故兩漢無稱。至魏國箋記。始云啓聞奏事之末。或謹啓。啓自晉來。盛啓用兼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異條。讓爵謝恩。亦表之別幹。必歛徹入規。促其音節。辨要輕清。文而不侈。亦啓之大畧也。又表奏确切。號為謹言。謹者。偏也。王道有偏。乖乎蕩蕩。其偏故曰謹言也。孝成稱班伯之謹言貴直也。自漢置八儀。密奏陰陽。阜囊封板。故曰封事。鼂錯受書。還上便宜。多附封事。慎機

密也。夫王臣匪躬，必吐謇諤。事舉人存，故無待泛說也。

贊曰

卑飭司直，肅清風禁。筆銳干將，墨含淳醜。雖有次骨，無或膚浸。獻政陳宜，事必勝任。

議對第二十四

周爰諮謀，是謂為議。議之言宜，審事宜也。易之節卦，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弗迷。議貴節制，經典之體也。昔管仲稱軒轅有明臺之議。

之御作足

則具來遠矣。洪水之難，堯咨四岳，宅揆之舉。舜疇五人，三代所興。詢及芻蕘，春秋釋宋，魯桓務議，及趙靈胡服，而季父爭論。商鞅變法，而甘龍交辨。雖憲章無筭，而同異之觀。迄今有漢，始立駁議。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也。自兩漢文明，楷式照備。藹藹多士，發言盈庭。若賈誼之過代，諸生可謂捷於議也。至如主父之駁挾弓，安國之辨匈奴，賈捐之陳於朱崖，劉歆之辨于祖宗，雖質文不同，得事要矣。若乃張敏之斷輕侮，郭躬之議擅誅，程曉之駁校事，司馬芝之議貨錢。

何曹蠲出女之科。秦秀定賈充之謚。事實允當。可謂
達議體矣。漢世善駁。則應劭為首。晉代能議。則傅咸
為宗。然仲瑗博古。而銓貫有叙。長虞識治。乃屬辭枝
繁。及陸機斷議。亦有鋒穎。而腴辭弗剪。頗累風骨。亦
各有美。風格存焉。夫動先擬議。明用稽疑。所以敬慎
群務。弛張治術。故其大體所資。必樞紐經典。採故實
於前代。觀通變於當今。理不謬。搃具枝。字不妄。舒具
藻。文郊祀必洞於理。戎事宜御練於兵。田穀先曉於農。斷
訟務精於律。然後標以顯義。約以正辭。文以辨潔為

嘉靖癸卯本亦作又

能。不以繁縟為巧。事以明覈為美。不深隱為奇。此綱
領之大要也。若不達政體而舞

支離構辭。穿

功讞作苟御無

鑿會巧。功空騁其華。固為事實所擯。設得具理。亦為
游辭所埋。矣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媵者。晉人貴媵。而
賤女。楚珠鬻鄭。為薰桂之積。鄭人買積。而還珠。若文
浮於理。末勝其本。則秦女楚珠。復在於茲矣。又對策
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撰事而獻說也。言中理準。
譬射侯中的。二名雖殊。即議之別體也。古之造士。選
事考言。漢文中年。始舉賢良。鼂錯對策。蔚為舉首。及

對下讞有證字

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對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選賢要術也。觀鼂氏之對。驗古今辭。裁以辨事通。而而瞻超升高第。信有徵矣。仲舒之對。祖述春秋。本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煩而不恩者。事理明也。公孫之對。簡而未博。然總要以約。文事切而情舉。是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欽之對。略而指事。辭以治宣。不為文作。及後漢魯丕。辭氣質素。以儒雅中策。以入高第。凡此五家。並前代之明範也。魏晉已來。稍務文麗。以文紀實。所失已多。及其來選。又

平當作乎

稱疾不會。雖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漢飲博士而雉集平堂。晉策秀才而麈興於前。無他怪也。選失之異耳。夫駁議偏辨。各執異見。對策揄揚。大明治道。使事深於政術。理密於時務。酌三五以鎔世。而非迂緩之高談。馭權變以拯俗。而非刻薄之偽論。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對也。難矣哉。事之為才也。或練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疎治。對策所選。實屬通才。志足文遠。不具鮮歟。

贊曰

議惟疇政。名實相課。斷理必綱。搗辭無懦。對策王庭。同特酌和。洽體高東。雅謨遠播。

書記第二十五

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蓋聖賢言辭。總為尚書。尚書之為體。立言者也。揚雄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可見矣。故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乎夫。貴在明決而已。三代政暇。文翰頗踈。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統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

書。辭若對面。又子服敬叔。進弔書於滕君。固知行人挈辭。多被翰墨矣。及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氣槃桓。各含殊采。並行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逮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舉屬章。半簡必錄。休理好事。留意詞翰。抑其次也。嵇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矣。趙至叙離。迺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陳遵占辭。百封各意。禰衡代書。親踈得宜。斯又尺牘之偏才也。詳總書體。本在

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
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差序。則肅
以節文。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
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於膠后。具義美矣。稍有
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牋。記之言志。進已志也。牋
者表也。識表其情也。崔寔奏記於公府。則崇讓之德
音矣。黃香奏牋於江夏。亦肅恭之遺式矣。公幹牋記。
文御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世所共遺。若略名取實。則有
美於為詩矣。劉廙謝恩。喻切以至。陸機自理。情周而

巧。牋之為善者也。原牋記之為式。既上窺乎表。亦下
睨乎書。使敬而不懾。簡而無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
以文其響。蓋牋記之分也。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
劄雜名。古今多品。是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醫
曆星筮。則有方術占試。申憲述兵。則有律令法制。朝
市徵信。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課。萬
民達志。則有狀列辭諺。並述理於心。著言於翰。雖藝
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故謂譜者。普也。注序世
統。事資周普。鄭氏譜詩。蓋取乎此。籍者。借也。歲借民

政通塞應詳。韓非云：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蓋謂此也。刺者達也。詩人諷刺，周禮三刺，事叙相達，若針之通結矣。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微事以對也。牒者，葉也。短簡編牒，如葉在枝，溫舒截蒲，即其事也。議政未定，故短牒咨謀，牒之尤密，謂之為籤。籤者，籤密者也。狀者，貌也。禮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謚，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列，陳也。陳列事情，昭然可見也。辭者，舌端之文，通已於人。子產有辭，諸侯所賴，不可已也。諺者，直語也。喪言亦不及文，故弔亦稱諺。屢路淺言。

有實無華。鄒穆公云：囊漏儲中，皆其類也。太誓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憂用老。並上古遺諺。詩書可引者也。至於陳琳諫辭，稱掩目捕雀。潘岳哀辭，稱掌珠伉儷，並引俗說而為文辭者也。夫文辭鄙俚，莫過於諺，而聖賢詩書採以為談，况踰於此，豈可忽哉。觀此四條，並書記所總，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異，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隨事立體，貴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並有司之實務，而浮躁之所忽也。然才冠鴻筆，多踈尺牘，譬九

思謙本作思

方堙之識駿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既文身。信亦
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實焉。

贊曰

文藻條流。託在筆札。既馳金相。亦運木訥。萬古聲薦。
千里應拔。庶務紛綸。因書乃察。

文心雕龍卷第五



文心雕龍卷第六

神思第二十六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具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睂睫之間。卷舒風雲之色。具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為妙。神與物遊。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公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遊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積學



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炤。馴致以懌辭。然後
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炤之匠。闕意象而運
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夫神思方運。萬塗
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
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方其搦
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
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
無際。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
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

不必勞情也。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
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
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
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
臯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
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
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
斷。覃思之人。情饒歧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
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殊。並資博

慮御覽作翰錢抄本御
覽亦作慮
聞御覽作見

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疎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
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
然則博聞為饋貧之糧。貫一為拯亂之藥。博而能一。
亦有助乎心力矣。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
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
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
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
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

贊曰

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應。刻鏤聲律。
萌芽比興。結慮司契。垂帷制勝。

體性第二十七

夫情動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
外者也。然才有庸雋。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
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
矣。故辭理庸雋。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
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
成心。具異如面。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體。一曰典雅。

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
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銘式經誥。方軌儒門者。
也。遠奧者。馥采典文。經理玄宗者也。精約者。覈字省
句。剖析毫釐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
繁縟者。博喻釀采。焯焯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
卓鑠異采者也。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
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奧與顯
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若夫
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

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
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沉寂。故志
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
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
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傲儻。故響
逸而調遠。叔夜雋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
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裏
必符。豈非自然之恒資。才氣之大畧哉。夫才有天資。
學慎始習。斲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絲定。難可翻移。

故童子雕琢必先雅製沿根討葉思轉自圓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湊相成故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贊曰

才性異區文辭繁詭辭為膚根志實骨髓雅麗黼黻淫巧朱紫習亦凝真功泐漸靡

風骨第二十八

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怙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

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賞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克瞻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劉健既實輝光乃新其為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故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昔潘勗錫魏思摹經典群才韜筆乃具骨髓峻也相如賦仙氣號凌雲蔚為辭宗迺具

劉楨下時字衍

色采下御覽有而字

翻作翔

風力道也。能鑒斯要。可以定文。茲術或違。無務繁采。故魏文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故具論孔融。則云氣體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云時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並重氣之旨也。夫翬翟備色。翔翥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之采。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乏采。則鷲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若夫鎔冶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洞

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享甲新意。雕畫竒辭。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竒而不黷。若骨采未圓。風辭未練。而跨略舊規。馳騫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豈空結竒字。紕繆而成輕矣。周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蓋防文濫也。然文術多門。各適所好。明者弗授。學者弗師。於是習華隨侈。流遁忘反。若能確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光華。能研諸慮。何遠之有哉。

輕嘉靖本作經

贊曰

情與氣偕。辭與體並。文明以健。珪璋乃聘。蔚彼風力。巖此骨鯁。才鋒峻立。符采克炳。

通變第二十九

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然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塗。非文理之數盡。乃通變之術踈耳。故論文之方。譬諸草木。根幹麗土而同性。

臭味晞陽而異品矣。是以九代詠歌。志合文則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廣於黃世。虞歌卿雲。則文於唐時。夏歌雕牆。縟於虞代。商周篇什。麗於夏年。至於序志述時。其揆一也。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策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確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艷。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踈古。風味氣衰也。今才穎之才。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

近附而遠踈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蓂，雖踰本色，不能復化。桓君山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采，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此其驗也。故練青濯錦，必歸藍蓂。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隱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夫誇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茲厥後，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枚乘七發云：通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波。馬融廣成云：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波。揚雄校臘云：

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張衡西京云：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於濛汜。此並廣寓極狀，而五家如一。諸如此類，莫不相循。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是以規略文統，宜宏大體，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契，然後拓衢路，置關鍵，長轡遠馭，從容按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采如宛虹之奮鬣，毛若長離之振翼，迺穎脫之文矣。若乃齷齪于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間之迴驟，豈萬里之逸步哉。

贊曰

法梅本作怯

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趨時必果。乘機無法。望今制奇。參古定法。

定勢第三十

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勢者。乘利而為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文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文章體勢。如斯而已。是以模經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騷命篇者。必歸艷逸之華。綜意淺切者。類乏醜藉。斷辭辨約者。率乖繁縟。譬激水不漪。槁木無陰。自

然之勢也。是以繪事圖色。文辭盡情。色糅而大馬殊形。情交而雅俗異勢。鎔範所擬。各有司匠。雖無嚴郭。難得踰越。然淵乎文者。並摠群勢。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隨時而適用。若愛典而惡華。則兼通之理偏。似夏人爭弓矢。執一不可以獨射也。若雅鄭而共篇。則摠一之勢離。是楚人鬻矛譽盾。兩難得而俱售也。是以括叢雜體。切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表章奏議。則準的乎雅頌。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

切御覽作功

雅頌御覽作典雅

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艷。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雖復契會相參。節文互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為地矣。桓譚稱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覈。或美衆多而不見要約。陳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煩文博採。深沉其旨者。或好離言辨白。分毫析釐者。所習不同。所務各異。言勢殊也。劉楨云。文之體指實強弱。使其辭已盡而勢有餘。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幹所談。頗亦兼氣。然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稱

勢也。又陸雲自稱。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勢而不取悅澤。及張公論文。則欲宗其言。夫情固先辭。勢實須澤。可謂先迷後能從善矣。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為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為之。辭反正為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色新耳。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徑者。趨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務反言者。適俗故也。然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恠。舊練之

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
反則文體遂弊。秉茲情術可無思耶。

贊曰

形生勢成。始末相承。滿迴似規。矢激如澠。因利騁節。
情采自凝。狂戀學步。力心襄陵。

狂疑作枉

文心雕龍卷第六

壬申八月校此一卷

文心雕龍卷第七

情采第三十一

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
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鄴同犬羊。
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敷
寫器象。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其為彪炳。綉
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
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
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為辭章。神理之

情疑作性

數也。孝經垂典，喪不言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嘗質也。老子疾僞，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莊周云辨雕萬物，謂藻飾也。韓非云艷采辯說，謂綺麗也。綺麗以艷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於斯極矣。研味孝老，則知文質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乎淫侈。若擇源於涇渭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矜倩生於倣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

本源也。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為文而造情也。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采盪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踈。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皋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

情待實。况乎文章。迹志為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是以連辭結采。將欲明理。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是以衣錦裝衣。惡文大章。賁象窮白。貴乎反本。夫能設謨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搗藻。使文不減質。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于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彬々君子矣。

贊曰

言以文遠。誠哉斯驗。心術既形。英華乃贍。吳錦好渝。

舜英徒艷。繁采寡情。味之必厭。

鎔裁第三十二

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蹊要所司。職在鎔裁。藥括情理。矯揉文采也。規範本體。謂之鎔。剪裁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領昭暢。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斲削矣。駢拇枝指。由侈於性。附贅懸疣。實侈於形。二意兩出。義之駢枝也。同辭重句。文之耽贅也。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

輕重。是以草創鳴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
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
舉要。然後舒華布實。獻替節文。繩墨以外。美材既斷。
故能首尾圓合。條貫始序。若術不素定。而委心逐辭。
異端叢生。駢贅必多。故三準既定。次討定句。句有可
削。則見其疎。字不得減。乃知其密。精論要語。極畧之
體。游心竄句。極繁之體。謂繁與略。適分所好。引而伸
之。則兩句敷為一章。約以貫之。則一章刪成兩句。思
贍者善敷。才覈者善刪。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

辭殊而意顯。字刪而意闕。則短之而非覈。辭敷而言
重。則蕪穢而非贍。昔謝艾王濟。西河文士。張俊以為
艾繁而不可刪。濟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謂鍊鎔
裁而曉繁略矣。至如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
劣而雅好清省。及雲之論機。亟恨其多。而稱清新相
接。不以為病。蓋崇友于耳。夫美錦製衣。修短有度。雖
翫其采。不倍領袖。巧猶難繁。况在乎拙。而文賦以為
榛櫟勿剪。庸音足曲。其識非不鑒。乃情苦刪繁也。夫
百節成體。共資榮衛。萬趣會文。不離辭情。若情周而

不繁辭運而不濫。非夫鎔裁，何以行之乎。

贊曰

篇章戶牖。左右相瞰。辭如川流。溢則汎濫。權衡損益。斟酌濃淡。芟繁剪穢。弛於負擔。

聲律第三十三

夫音律所始。本於人聲者也。聲含宮商。肇自血氣。先王因之以制樂歌。故知器寫人聲。聲非學器者也。故言語者。文章神明樞機。吐納律呂。脣吻而已。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宮。徐呼中徵。夫商徵響高宮。

羽聲下。抗喉矯舌之差。攢唇激齒之異。廉肉相準。皎然可分。今操琴不調。必知改張。摘文乖張。而不識所調。響在彼絃。乃得克諧。聲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內聽難為聽也。故外聽之易。絃以手定。內聽之難。聲與心紛。可以數求。難以辭逐。凡聲有飛沉。響有^脱口。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沉則響發而斷。飛則聲揚不還。竝轡轡交往。逆鱗相比。迂具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夫吃文為患。生于好說。逐新趣異。故喉唇糾紛。將欲解結。務

在剗斷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吻。玲玲如振玉。辭靡于耳。綦累如貫珠矣。是以聲畫妍蚩。寄在吟詠。吟詠滋味。流於字句。氣力窮於和韻。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韻甚易。雖纖意曲變。非可縷言。然振其大綱。不出茲論。若夫宮商大和。譬諸吹簫。翻迴取均。頗似調瑟。瑟資移柱。故有時而乖貳。簫含定管。故無往而不壹。陳思潘岳。吹簫之調也。陸機左思。瑟柱之和也。

槩舉而推。可以類見。又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實繁。及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知楚不易。可謂銜靈均之聲餘。失黃鐘之正響也。凡切韻之動勢。若轉圜。訛音之作。甚於枘方。免乎枘方。則無大過矣。練才洞鑒。剖字鑽響。識踈闊畧。隨音所遇。若長風之過籟。東郭之吹竽耳。古之佩玉。左宮右徵。以節其步。聲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忘哉。

贊曰

標清務遠。比音則近。吹律胸臆。調鐘脣吻。聲得鹽梅。

響滑榆槿。割棄支離。宮商難隱。

章句第三十四

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畛相異。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夫載文匠筆。篇有大小。離章合句。調有緩急。隨變造會。莫見定準。句司數字。待相接以

為用。章總一義。須意窮而成體。其控引情理。送迎際會。譬舞容迴環。而有綴兆之位。歌聲靡曼。而有抗墜之節也。尋詩人擬喻。雖斷章取義。然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啓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勝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脉注。跗萼相銜。首尾一體。若辭失其朋。則羈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顛倒。裁章貴於順序。斯固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若夫筆句無常。而字有條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

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至於詩頌。大體以四言為正。唯^祈父肇^禮。以二言為句。尋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三言興於虞時。元首之詩是也。四言廣於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見於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雜出詩騷。而^{字缺}體之篇。成於兩漢。情數運周。隨時代用矣。若乃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桓譚。百句不遷。亦各有其志也。晉魏武論賦。嫌於積韻。而善於資代。陸雲亦稱四言轉句。以四句為佳。觀彼制韻。志同枚賈。然兩韻

賦玉海作詩資作賈

輒易。則聲韻微躁。百句不遷。則唇吻告勞。妙才激揚。雖觸思利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又詩人以兮字入於句限。楚辭用之。字出句外。尋兮字成句。乃語助餘聲。舜詠南風。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豈不以無益文義耶。至於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劄句之舊體。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據事似閑。在用實切。巧者迴運。彌縫文體。將令數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難謬。况章句歟。

贊曰

斷章有檢積句不恒。理資配主。辭忌告朋。環情卓調。宛轉相騰。離合同異。以盡厥能。

麗辭第三十五

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皐陶贊文。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辭。率然對耳。易之文繫。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相儗。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

句：弘治本作八句

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於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自揚馬張蔡。崇盛麗辭。如宋畫吳冶。刻形鏤法。麗句與深采並流。偶意與逸韻俱發。至魏晉群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割毫析釐。然契機者入巧。浮假者無功。故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為易。事對為難。反對為優。正對為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對者並舉人驗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者也。長卿上林賦云。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此言對之類也。宋玉神女賦云。毛嫱鄞袂。不

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仲宣登樓云。鍾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越吟。此反對之類也。孟陽七哀云。漢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對之類也。凡偶辭胸臆言對。所以為易也。徵人之學。事對所以為難也。幽顯同志。反對所以為優也。並貴共心。正對所以為劣也。又以事對各有反正。指類而求。萬條自昭然矣。張華詩。稱遊鴈比翼翔。歸鴻知接翮。劉琨詩。言宣尼悲獲麟。西狩澤孔丘。若斯重出。即對句之駢枝也。是以言對為美。貴在精巧。事對所先。務在允

當。若兩事相配。而優劣不均。是驥在左。駮為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與相偶。是夔之一足。蹠蹠而行也。若氣無竒類。文乏異采。碌碌麗辭。則昏睡耳目。必使理圓事密。聯璧具章。迭用竒偶。節以雜佩。乃具貴耳。類此而思。理斯見也。

贊曰

體植必兩。辭動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載。炳燁聯華。鏡靜含態。玉潤雙流。如彼珩珮。

文心雕龍卷第七

文心雕龍卷第八

比興第三十六

詩文弘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
通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
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
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
記諷。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之志有二也。觀夫興
之託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關雎有別。故
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義取其貞。無從于

夷禽德貴其別。不嫌於鷲鳥。明而未融。故發注而後見也。且何謂為比。蓋寫物以附意。飈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璋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蜩蟪以寫號呼。澣衣以擬心憂。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義也。至如麻衣如雪。兩驂如舞。若斯之類。皆比類者也。襄楚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製騷。諷兼比興。炎漢雖盛。而辭人夸毗。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於是賦頌先鳴。故比體雲構。紛紜雜遝。信舊章矣。夫比之為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

襄楚當作楚襄

譬於事。宋玉高堂唐云。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此比聲之類也。枚乘菟園云。焱焱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此則比貌之類也。賈生鵬賦云。禍之與福。何異糾繆。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簫云。優柔溫潤。如慈父之愛子也。此以聲比心者也。馬融賦云。繁縟絡繹。范蔡說之。此以響比辯者也。張衡南都云。起鄭舞。壘曳緒。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於周人也。至於揚班之倫。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雲物。莫不纖綜比義。以敷

馬融下悅長笛二字
說之當作之說也

具華。驚聽回視。資此效績。又安仁螢賦云。流金在沙。
李鷹雜詩云。青條若搃翠。皆具義者也。故比類雖繁。
以切至為貴。若刻鵠類鶩。則無所取焉。

贊曰

詩人比興。觸物圓覽。物雖胡越。合則肝膽。擬容取心。
斷辭必敢。攢雜詠歌。如川之渙。

夸飾第三十七

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精
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才非短

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
夸飾恒存。雖詩書雅言。風俗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
焉。是以言峻則高。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舸。說多則
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孑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
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鴉音之醜。
豈有泮林而變好。荼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並意
深褒讚。故義成矯飾。大聖所錄。以垂憲章。孟軻所云。
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也。自宋玉景差。夸
飾始盛。相如憑風。詭盪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

虹入軒。從禽之盛。飛魚與鷓鴣俱獲。及揚雄甘泉。酌
具餘波。語瓌竒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
神。至東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驗理則理無不驗。窮
飾則飾猶未窮矣。又子雲羽臘。鞭宓妃以釀屈原。張
衡羽臘。困玄冥於朔野。變彼洛神。既非魑魅。惟此水
恠。亦非魑魅。而虛用濫形。不具踈乎。此欲夸其威而
飾其事。義睽刺也。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宮殿。嵯峨揭
業。熠燿焜煌之狀。光采焯焯而欲然。聲貌岌岌其將
動矣。莫不因夸以成狀。公飾而得竒也。於是後進之

才。獎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擲而羞跼步。辭入焯
焯。春藻不能程其豔。言在姜絕。寒谷未足成其凋。談
歡則字與笑並。論感則聲共泣。借信可以發蘊。而飛
滯披瞽而駭聾矣。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
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翦揚馬之甚。泰
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贊曰

夸飾在用。文豈循檢。言必鵬運。氣靡鴻漸。倒海探珠。
傾崑取琰。曠而不溢。奢而無玷。

事類第三十八

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据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文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書箕子之貞。斯略舉人事以徵義者也。至若胤征義和。陳政典之訓。盤庚誥民。叙遲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乎人事。廼聖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亦有包於文矣。觀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唯賈誼鵬賦。始用

鵲冠之說。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書。此萬分之一會也。及楊雄官箴。頗酌於詩書。劉歆遂初賦。歷叙於紀傳。漸綜採矣。至於崔班張蔡。遂摺摭經史。華實布。獲因書立功。皆後人之範式也。夫薑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飽學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學貧者。迺遭於事。義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此內外之殊分也。是以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為盟主。學為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褊狹。雖美少功。夫以子雲之才。而自奏不學。及觀書

資御覽作才飽學作
學飽

分御覽方

石室。乃成鴻米。表裏相資。古今一也。故魏武稱張子
之文為壯。然學問膚淺。所見不博。專拾掇崔杜小文。
所作不可悉難。難便不知所出。斯則寡聞之病也。夫
經典沉深。載籍浩汗。實群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臯
也。揚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操刀能
割。必裂膏腴。是以將贍才力。務在博見。狐腋非一皮
能溫。鷄蹠必數千而飽矣。是以綜學在博。取事貴約。
拔練務精。捃理須覈。衆美輻輳。表裏發揮。劉劭趙都
賦。客云公子之客。叱勁楚令敵盟。管庫隸臣。呵強秦

使鼓缶。用事如斯。可謂理得而義要矣。故事得其要。
雖小成績。譬寸轄制輪。天樞闕運也。或微言美事。置
於閑散。是綴金翠於足脛。靚粉黛於胸臆也。凡用舊
合機。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謬。雖千載而為瑕。陳思
群才之英也。報孔璋書云。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
和。聽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實謬也。按葛天之
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
之歌。千人唱。萬人和。乃相如接推之。然而濫侈葛天。推
三成萬者。信賦妄書致斯謬也。陸機園葵詩云。庇足

同一致。生理合異端。夫葵能衛足。事譏鮑莊。葛藟庇根。辭自樂豫。若譬葛為葵。則引事為謬。若謂庇勝衛。則改事失真。斯又不精之患。夫以子建明練。士衡沈密。而不免於謬。曹仁之謬高唐。又曷足以嘲哉。夫山木為良。匠所度。經書為文。士所擇。木美而定於斧斤。事美而制於刀筆。研思之士。無慚匠石矣。

贊曰

經籍深富。辭理遐亘。曠如江海。鬱若崑鄧。文梓共採。瓊珠交贈。用人若己。古來無憎。

練字第三十九

夫文象列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體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蒼頡造之。鬼哭粟飛。黃帝用之。官治民察。先王聲教。書必同文。輶軒之使。紀言殊俗。所以一字體。總異音。周禮保章氏掌教六書。秦滅舊章。以吏為師。及李斯刪籀。而秦篆興。程邈造隸。而古文廢。漢初章律明著。厥法太史。學童教試六體。又吏民上書。字謬輒劾。是以馬字缺畫。而石建懼死。雖云性慎。亦時重文也。至孝武之世。則相如謨篇。及宣

成二帝徵集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揚雄以奇字纂
訓並貫練雅頌總閱音義鴻筆之徒莫不洞曉且多
賦京苑假借形聲是以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
異乃共曉難也豎乎後漢小學轉踈複文隱訓臧否
大半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檢追觀漢作翻成阻奧
故陳思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傳不能析
其辭非博學不能縹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自晉
來用字率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
則群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後世所同曉

縹梅本作縹

誥當作詰

者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趣舍之間不可不
察夫爾雅者孔徒之所慕而詩書之襟帶也倉頡者
李斯之所輯而鳥籀之遺體也雅以涸源詰訓頡以
苑囿奇文異體相資如左右肩股該舊而知新亦可
以屬文若夫義訓古今興廢殊用字形單複妍蚩異
體心既託聲於言言亦寄形於字諷誦則續在宮商
臨文則能歸字形矣是以綴字屬篇必須練釋一避
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複詭異者字體瓌
恠者也曹攄詩稱豈不頽斯遊福心惡歟歟兩字詭

異大疵美篇。况乃過此。其可觀乎。聯邊者。半字同文者也。狀貌山川。古今咸用。施於常文。則齟齬為瑕。如不獲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詩驗適會。而近世忌同。若兩字俱要。則寧在相犯。故善為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為難也。單複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則纖踈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黯默而篇闇。善酌字者。參伍單複。磊落如珠矣。凡此四條。雖文不必有。而體例不無。若值而莫悟。則非精解。至於經典隱曖。方冊紛綸。

簡蠹帛裂。三寫易字。或以音訛。或以文變。子思弟子於穆不祀者。音訛之異也。晉之史記。三豕渡河。文變之謬也。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傳毅制誅。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史之闕文。聖人所慎。若依義棄奇。則可與正文字矣。

贊曰

篆隸相鎔。蒼雅品訓。古今殊跡。妍蚩異分。字靡異流。

文阻難運。聲畫昭精。墨采騰奮。

隱秀第四十

夫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深矣。源奧而派生。根盛而穎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複意為工。秀以卓絕為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夫隱之為體。義主文外。秘響傍通。伏采潛發。譬文象之變。玄體川瀆之韞珠玉也。故玄體變文而成。化四象珠玉潛水而濶表方圓。始正而未奇。內明而外潤。使玩

玄疑作互

之者無窮。味之者不厭矣。彼波起詞間。是謂之秀。

手音。宛乎逸態。若遠山之浮靄。煙嫵女之靚容。華然

煌靄天成。不勞于粧點。容華格定。無待於裁鎔。深淺

而各奇。孌纖而俱妙。若揮之則有餘。而攬之則不足

矣。夫立意之士。務欲造奇。每馳心于玄默之表。工詞

之人。必欲臻美。恒溺思于佳麗之鄉。嘔心吐膽。不足

語窮。煅歲煉季。奚能諭苦。故能藏穎詞間。昏迷于庸

目。露鋒文外。驚絕乎妙心。使醞藉者畜隱。而意愉。英

秀者抱秀而心悅。譬諸裁雲製霞。不讓乎天上。斲卉

論錢本註云一作愈

上當作工

若宿儒若當
作等

無當作有

刻葩有同乎神匠矣。若篇中之隱。若宿儒之無學。或
一叩而語窮。句間鮮秀。如巨室之少珍。若百而色
沮。斯並不足於才思。而亦無愧于文詞矣。將欲徵隱。
聊可指篇。古詩之離別。樂府之長城。詞怨旨深。而復
兼乎比興。陳思之黃雀。公幹之青松。格剗才勁。而並
長于諷諭。謝夜之嗣宗之。境玄思淡。而獨
得乎優閒。士衡之。彭澤之。心密語澄。而俱
遠乎。如欲辨秀。亦惟摘句。常恐秌節至。涼飈奪
炎契。意悽而詞婉。此匹婦之無聊也。臨河濯長纓。念

子悵悠悠。志高而言壯此丈夫之不遂也。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倚
惶。此孤而情懼。此閨房之悲極也。翔風動秋艸。邊馬
有歸心。氣寒而事傷。此羈旅之怨曲也。凡文集勝篇。
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並思合而自逢。非研
慮之所求也。或有晦塞為深。雖奧非隱。雕削取巧。雖
美非秀矣。故自然會妙。譬卉木之耀英華。潤色取美。
譬繒帛之染朱綠。朱綠染繒。深而繁鮮。英華耀樹。淺
而煒燁。秀句所以照文苑。蓋以此也。

贊曰

深文隱蔚。餘味曲已。辭生牙體。有似變文。言之秀矣。
萬慮一文。動心驚耳。逸響笙匏。

文心雕龍卷第八

文心雕龍卷第九

指瑕第四十二

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然則
聲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難。以之垂文。
可不慎歟。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迅。或精
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陳思之文。群才之
俊也。而武帝誅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
輕有似于蝴蝶。水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有當
乎。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道若斯。餘不足觀矣。潘

稽當作祗

原當作厚

岳為才。善于哀文。然悲內兄。則云感口澤。傷弱子。則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若夫君子擬人。必於其倫。而崔瑗之誅李公比。行于黃虞。向秀之賦稽生。方罪於李斯。與其失也。雖寧借無濫。然高原之詩。不類甚矣。凡巧言易標。拙辭難隱。斯言之玷。實深白圭。繁例難載。故略舉四條。若夫立文之道。惟字與義。字以訓正。義以理宣。而晉末為章。依希具旨。始有賞際。竒至之言。終無撫叩。酬即之語。每單舉一字。指以為情。夫賞訓錫賚。豈關心解。

撫訓執握。何預情理。雅頌未聞。漢魏莫用。懸領似如。可辯課文。了不成義。斯實情訛之所變。文澆之致弊。而宋來才英。未之或改。舊染成俗。非一朝也。近代辭人。率多猜忌。至乃比求語。蚩反音取瑕。雖不屑於古。而有擇於今焉。又製同他文。理宜刪革。若排人美辭。以為己力。寶玉大弓。終非具有。全寫則揭篋。傷采則探囊。然世遠者太輕。時同者為尤矣。若夫注解為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謬於研求。或率意而斷。西京賦稱中黃育獲之疇。而薛綜繆注。謂之閹尹。是不聞執雕。

虎之火也。又周禮井賦舊有足馬。而應劭釋足。或量首數蹄。斯豈辯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車兩而馬足。足兩稱目。以並耦為用。蓋車貳佐乘。馬儷駢服。服乘不隻。故名號必雙。名號一正。則雖單為足矣。足夫足婦。亦配義矣。夫車馬小義。而歷代莫悟。辭賦近事。而千里致差。况鑽灼經典。能不謬哉。夫辯言而數首蹄。選勇而驅閹。尹失理太甚。故舉以為戒。丹青初炳。而後渝。文章歲久而彌光。若能彙括於一朝。可以無慚於千載也。

贊曰

羿氏舛射。東野敗駕。雖有雋才。謬則多謝。斯言一玷。千載弗化。令章靡疚。亦善之亞。

養氣第四十二

昔王充著述。制養氣之篇。驗已而作。豈虛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慮言辭。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慮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也。夫三皇辭質。心絕於道。華帝世始文。言貴於敷奏。三代春秋。雖沿世彌縟。並適分胸臆。非牽課才外也。

戰伐枝詐。攻奇飾說。漢世迄今。辭務日新。爭光鬻采。慮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澆辭。文質懸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遑也。凡童少鑿淺而志盛。長艾識堅而氣衰。志盛者思銳以勝勞。氣衰者慮密以傷神。斯實中人之常資。歲時之大較也。若夫氣分有限。智用無涯。或慚鳧企。鶴瀝辭鎬。思於是精氣內銷。有似尾閭之波。神志外傷。同乎牛山之木。但惕之盛疾。亦可推矣。至如仲任置硯以綜述。叔通懷筆以專業。既暄之以歲序。又煎

之以日時。是以曹公懼為文之傷命。陸雲歎用思之困神。非虛談也。夫學業在勤。故有錐股自厲。志於文也。則申寫滯鬱。故宜從容率情。優柔適會。若銷鑠精膽。感迫和氣。秉牘以驅齡。灑翰以伐性。豈聖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哉。且夫思有利鈍。辭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躓。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勸。常弄閑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發如

新湊理無滯。雖非胎息之過術。斯亦衛氣之一方也。
贊曰
紛哉萬象。勞矣千想。玄神宜寶。素氣資養。水停以鑒。
火靜而朗。無擾文慮。鬱此精爽。

附會第四十三

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
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
緝矣。夫才量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
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然後品藻玄黃。擣

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恒數也。凡大
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
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
眾理雖繁。而無倒置之幸。群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
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
會之術也。夫畫者謹髮而易貌。射者儀毫而失墻。銳
精細巧。必踈體統。故宜詘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
偏善之巧。學具美之績。此命篇之經略也。夫文變多。
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率故多尤。需為事

文節御覽作節文

賦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尺接以寸附。然通製者蓋寡。接附者甚衆。若統緒失宗。辭味必亂。義脉不流。則偏枯文體。夫能懸識湊理。然後文節自會。如膠之粘木。石_豆之合_黃矣。是以駟牡異力。而六轡如琴。馭文之法。有似於此。去留隨心。修短在手。齊其步驟。總轡而已。故善附者異旨如肝膽。拙會者同音如胡越。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此已然之驗也。昔張湯擬奏而再却。虞松草奏_表而屢譴。並理事之不明。而詞旨之失調也。及倪寬更草。鍾會易字。

而漢武歎奇。晉景稱善者。乃埋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以此而觀。則知附會巧拙。相去遠哉。若夫絕筆斷章。譬乘舟之振楫。克終底績。寄在寫以遠送。若首唱榮華。而媵句憔悴。則遺勢鬱湮。餘風不暢。此周易所謂醫無膚。具行次且也。惟首尾相援。則附會之體。固亦無以加于此矣。

贊曰

篇統間闕。情數稠疊。原始要終。踈條布葉。道味相附。懸緒自接。如樂之和。心聲克協。

總術第四十四

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顏延年以為筆之為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不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予以為發口為言。屬筆曰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筆為言使。可強可弱。分經以典與為不刊。非以言筆為優劣也。昔陸氏

文賦。號為曲盡。然汎論纖悉。而實體未該。故知九變之貫匪躬。知言之選難備矣。凡精慮造文。各競新麗。多欲練辭。莫肯研術。落之玉。或亂乎石。碌之石。時似乎玉。精者要約。匱者亦妙。博者該贍。蕪者亦繁。辯者昭哲。淺者亦露。與者複隱。詭者亦典。或義華而聲悴。或理拙而文澤。知夫調鐘未易。張琴實難。伶人告和。不必盡窈。楸之中。動用揮扇。何必窮初終之韻。魏文比篇章於音樂。蓋有徵矣。夫不截盤根。無以驗利器。不剖文奧。無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資曉術。自

邀過一作邀游

非圓鑿區域。大判條例。豈能控引情源。制勝文苑哉。
是以執術馭篇。似善奕之窮數。無術任心。如博塞之
邀過。故博塞之文。借巧僮來。雖前驅有功。而後援難
繼。少既無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刪。乃多少之並惑。何
妍蚩之能制乎。若夫善奕之文。則術有恒數。按部整
伍。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數逢其極。機入其
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視之則錦繪聽
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斷章之功。於斯
盛矣。夫驥足雖駿。繆牽忌長。以萬分一累。且廢千里。

况文體多術。共相彌綸。一物攜貳。莫不解體。所以列
在一篇。備總情變。譬三十之輻。共成一轂。雖未足觀。
亦鄙夫之見也。

贊曰

文場筆苑。有術有門。務先大體。鑑必窮源。乘一總萬。
舉要治繁。思無定契。理有恒存。

時序第四十五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
德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有虞

繼作政。阜民暇。薰風詩於元后。爛雲歌於列臣。盡其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詠功。成湯聖敬。猗歟作頌。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太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春秋以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颺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風。嚴於奏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

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艷說。則籠罩雅頌。故知曄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爰至有漢。運接燔書。高祖尚武。戲儒簡學。雖禮律草創。詩書未遑。然大風鴻鵠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於文景。經術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沈。亦可知已。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鶩。栢梁展朝燕之詩。金堤製恤民之詠。徵枚乘以蒲輪。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孫之對策。嘆倪寬之疑奏。買臣負薪。

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繡。於是史遷壽王之徒。嚴終
枚臯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餘采。莫與
比盛。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文會。集雕
篆之軼材。發綺縠之高喻。於是王褒之倫。底祿待詔。
自元暨成。降意圖籍。美玉屑之談。清金之路。子雲銳
思於千首。子政讐校於六藝。亦已美矣。爰自漢室。迄
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
辭。靈均餘響。於是乎在。自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懷
圖讖。頗略文華。然杜篤獻誄。以免刑。班彪參奏。以補

令。雖非旁求。亦不遐棄。雖明帝疊耀。崇愛儒術。拜禮
壁堂。講文虎觀。孟堅弭筆於國史。賈逵給札于瑞頌。
東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論。帝則藩儀輝光相照。
矣。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傳三崔。王馬張蔡。
磊落鴻儒。才不特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興
之後。羣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
衆。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羲皇之
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為
騷兒。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自獻帝

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
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
子之豪。下筆琳瑯。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委
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青土。公幹
徇質於海隅。德理綜具。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
樂。文蔚休伯之儔。子傲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
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
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
長。故梗槩而多氣也。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徵篇章

之士。置崇文之觀。何劉群才。迭相照耀。少王相仍。唯
高貴英雅。顧盼合章。動言成論。於時正始餘風。篇體
輕澹。而稽阮應繆。並馳文路矣。逮晉宣始基。景文克
構。並跡沈儒雅。而務深方術。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
而膠序為章。弗簡皇慮。降及懷愍。綴旒而已。然晉雖
不文。人才實盛。茂先搥筆而散珠。太沖動墨而橫錦。
岳湛耀聯璧之華。機雲標二俊之采。應傳三張之徒。
孫執事成公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前史以為運
涉季世。人未盡才。誠者斯談。可為歎息。元皇中興。披

治一作知

稱當作彌

文建學。劉刁禮吏而寵榮。景純文敏而優擢。逮明帝
秉哲。雅好文會。升儲御極。孳講藝。練情於詰策。振
采於辭賦。庾以筆才逾親。溫以文思益厚。揄揚風流。
亦彼時之漢武也。及成康促齡。穆哀短祚。簡文勃興。
淵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滿玄席。澹思釀采。時灑文囿。
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則有袁盎之曹。孫子
之輩。雖才或淺深。珪璋足用。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
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迭遭。而辭意夷泰。詩
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故治文。變染乎世。

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自宋
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構。自
明帝以下。文理替矣。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颺起。王
袁聯宗。以龍章。顏謝重葉。以鳳采。何范張沈之徒。亦
不可勝也。蓋聞之於世。故略舉大較。暨皇齊馭寶運。
集休明。太祖以聖武膺錄。高祖以睿文纂業。文帝以
貳離含章。中宗以上哲興運。並文明自天。緝遐景祚。
今聖曆方興。文思克被。海岳降神。才英秀發。馭飛龍
於天衢。駕騏驥于萬里。經典禮章。跨周轢漢。唐虞之

文具鼎盛乎。鴻風懿采。短筆敢陳。颺言讚時。請寄明
哲。

贊曰

蔚映十代。辭采九變。樞中所動。環流無倦。質文沿時。
崇替在選。終古雖遠。暖焉如面。

文心雕龍卷第九

文心雕龍卷第十

物色第四十六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
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
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
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
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沉之志遠。霰雪無垠。矜
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
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况清風與明月同夜。

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
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
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
盡楊柳之貌。杲杲為出日之容。濛濛擬雨雪之狀。喈
喈逐黃鳥之聲。嚶嚶學草蟲之韻。皎日嘒星。一言窮
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
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
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葳蕤之羣積矣。
及長卿之徒。詭勢瓌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

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至如雅詠棠華
或黃或白。騷述秋蘭。葉綠紫莖。凡擣表五色。貴在時
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
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
體物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
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字而知時也。
然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踈。
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
因方以借巧。即勢以會奇。善於造要。則雖舊彌新矣。

是以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擘擘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為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臯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贊曰

山沓水匝樹雜雲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

才略第四十七

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華采可略而詳也唐夏文章則有臯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則有贊五子作歌辭義溫雅萬代之儀表也商周之世則仲虺垂誥伊尹敷訓吉甫之徒並述詩頌義固為經文亦師矣及乎春秋大夫則修辭聘會磊落如琅玕之圃焜耀似縟錦之肆遠敷擇楚國之令典隨會講晉國之禮法趙衰以文勝從饗國僑以修辭扞鄭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翬善於辭令皆文名之標者也戰代任武而

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
報書辨以義。范曄上疏密而至。蘇秦歷說壯而中。李
斯自秦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揚班儔矣。苟況學宗。而
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漢室陸賈首發
竒采。賦孟春而選典。詰其辯之富矣。賈誼才穎。陵軼
飛兔。議摠而賦清。豈虛至哉。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
書。膏潤於筆。氣形於言矣。仲舒專儒。子長純史。而麗
縛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入
夸艷。致名辭宗。然復取精意。理不勝辭。政揚子以為

文麗用寡者。長卿誠者是言也。王褒構采。以密巧為
致。附聲測貌。冷然可觀。子雲屬意辭人。最深觀其涯
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能理贍而辭堅
矣。桓譚著論。富號猗頓。宋弘稱薦。爰比相如。而集靈
諸賦。偏淺無才。故知長於諷論。不及麗文也。敬通雅
好辭說。而坎壈盛世。顯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二班
兩劉。奕葉繼采。舊說以為固文優彪。歆學精向。然王
命清辯。新序該練。璿壁產於崑岡。亦難得而踰本矣。
傳毅崔駰。光采比肩。瑗寔踵武。能世厥風者矣。杜篤

賈逵亦有聲於文跡。其為才也。崔傳之末流也。李尤
賦銘志慕鴻裁。而才力沉隄。垂翼不飛。馬融鴻儒。思
洽登高。吐納經範。華實相扶。王逸博識有功。而絢綵
無力。延壽繼志。瓌穎獨標。其善圖物寫貌。豈枚乘之
遺述歟。張衡通贍。蔡雄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
則竹柏異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劉向之奏
議。旨切而調緩。趙壹之辭賦。意繁而體踈。孔融氣盛
於為筆。禰衡思銳於為文。有偏美焉。潘勗憑經。以騁
才。故絕羣於錫命。王朗發憤。以託志。亦致美於序銘。

然自卿淵已前。多俊才而不課學。惟向已後。頗引書
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魏文之才。
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
儻。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
府清越。典論辨要。迭用短長。亦無憎焉。但俗情抑揚。
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
未為篤論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
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瑯以符檄擅聲。徐
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會^會采。應瑒學優。以得文。

路粹楊修頗懷筆記之工。丁儀卽鄴亦含論述之美。有足算焉。劉邵趙都能攀于前修。何晏景福克光於後進。休理風情則百壹標其志。吉甫文理則臨丹成其采。嵇康師心以造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張華短章奕奕清暢。其鷦鷯寓意。卽韓飛之說難也。左思立才業深覃思。盡銳於三都。拔萃於詠史。無遺力矣。潘岳敏給辭自和暢。鍾美於西征。賈餘於哀誄。非自外也。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能思入教而不制繁。士龍朗陳以識檢亂。故能布

采鮮淨。敏於短篇。孫楚綴思。每直置以疏通。摯虞述懷。必循規以溫雅。其品滌流。別有條理。焉傳玄篇章。義多規鏡。長虞筆奏。世執剛中。並楨榦之實才。非羣萃之韡芻也。成公子安選賦而時美。夏侯孝若具體而皆微。曹攄清靡於長篇。李鷹辨切於短韻。各具善也。孟陽景福才綺而相埒。可謂魯衛之政。兄弟之文也。劉琨雅壯而多風。盧諶情發而理昭。亦遇之於時勢也。景純艷逸。足冠中興。郊賦既穆穆以大觀。仙詩亦飄飄而凌雲矣。庾元規之表奏。靡密以閑暢。溫太

福當作陽

真之筆記。循理而清通。亦筆端之良工也。孫盛于寶文。勝為史準的。所擬志乎典訓。戶牖雖異而筆彩略同。袁宏發軔以高驥。故卓出而多偏。孫綽規旋以矩步。故倫序而寡狀。殷仲文之孤興。謝叔源之間情。並解散辭體。縹緲浮音。雖滔滔風流。而大澆文意。宋代逸才。辭翰鱗萃。世近易明。無勞甄序。觀夫後漢才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儷鄴都。然而魏時話言。必以元封為稱首。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為口實。何也。豈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貴乎。

時也。

贊曰

才難然乎。性各異稟。一朝綜文。千年凝錦。餘采徘徊。遺風籍甚。無日紛雜。皎然可品。

知音第四十八

知音具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具知音。千載其一乎。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不明鑒同。

時之賤哉。至於班固傳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
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章。敬禮請潤色。
歎以為美談。季緒好詆訶。方之於田巴。意亦見矣。故
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也。至如君卿唇舌而謬欲
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詔東方朔。於是桓譚之徒。相顧
嗤笑。彼實博徒。輕言負誚。况乎文士。可妄談哉。故鑒
照洞明。而貴古賤今者。二主是也。才實鴻懿。而崇己
抑人者。班曹是也。學不逮文。而性偽迷真者。樓護是
也。嘗執之議。豈多歎哉。夫麟鳳與麇雉。懸絕珠玉與

磔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寫其形。然魯臣以麟為
麇。楚人以雉為鳳。魏氏以夜光為恠石。宋客以燕磔
為寶珠。形器易徵。謬乃若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夫
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
聲而擊節。醜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
愛竒者聞說而驚聽。會已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
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隅。
也。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
象。務先博觀。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澮。無

私於輕重。不偏于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
矣。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
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形。則
優劣見矣。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
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
心。豈成篇之足深。患**照**之自淺耳。夫志在山林。琴
表其情。况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
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然而俗監
之迷者。深廢淺售。此莊周所以笑折揚。宋玉所以傷

白雪也。昔屈平有言。文質踈內。衆不知余之異。采見
異。唯知音耳。楊雄自稱。心好沈博絕麗之文。其事浮
淺。亦可知矣。夫唯深識鑒奧。必歡然內悌。譬春臺之
熙。衆人藥餌之止。過客蓋聞蘭為國香。服媚彌芬。書
亦國華。翫澤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贊曰

洪鐘萬**鈞**。變曠所定。良書盈篋。妙鑿廼訂。流鄭淫人。
無或失聽。獨有此律。不謬蹊徑。

程器第四十九

藥當作樂

文人下行之字

周書論士。方之梓材。蓋貴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樸
斲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朽附。而近代辭人。務華
棄實。故魏文以為古今文人之類。不護細行。韋誕所
評。又歷詆群才。後人雷同。混之一貫。吁可悲矣。略觀
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揚雄嗜酒而少筭。敬通
之不循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諂竇以作威。馬
融黨梁而黷貨。文舉傲誕以速誅。正平狂慙以致戮。
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章惚惘以麤踈。丁儀貪婪以乞
貨。路粹舖啜而無耻。潘岳詭禱於愍懷。陸機傾仄於

賈郭。傅玄剛隘而詈量。孫楚狠愎而訟府。諸有此類。
並文士之瑕累。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將相。疵咎
實多。至如管仲之盜竊。吳起之貪淫。陳平之污點。絳
灌之讒嫉。公茲以下。不可勝數。孔光負衡據鼎而仄
媚董賢。况班馬之賤職。潘岳之下位哉。王戎開國上
秩而鬻官。竄俗况馬杜之磬懸。丁路之貧薄哉。然子
夏無虧於名儒。濬仲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譏減也。
若夫屈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黃香之淳孝。徐幹之
沉默。豈曰文士。必具玷歟。蓋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

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誚。此江河所以騰湧。洎流所以寸析者也。名之抑揚。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蓋士之登庸。以成務為用。魯之敬姜。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機綜。以方治國。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彼揚馬之徒。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昔庾元規。才華清英。勲庸有聲。故文藝不稱。若非台岳。則正以文才也。文武之術。左右惟宜。郤縠敦書。故舉為元帥。豈以好文而不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

也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綱中。散采以彪外。梗柎具質。豫章具榦。搗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

贊曰

瞻彼前修。有懿文德。聲昭楚南。采動梁北。雕而不器。貞幹誰則。豈無華身。亦有光國。

序志第五十

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

行梁書作才

同梁書作甚

心哉美矣。夫故用之馬。古來文章以雕縵成體。豈效
騶奭之群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
穎。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
已。夫有肖貌天地。稟性五行。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
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之脆。名踰
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
已也。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採之。齒在踰
立。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
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

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贊聖旨。莫若註經。
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
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
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原。莫非經典。而
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
文繡鞞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
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
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於魏
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弘

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泛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畧。陸賦巧而碎亂。流別清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榦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徃徃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云亦極矣。若乃論文。叙筆。則固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

云亦梁書作亦云

一嘉靖癸卯本作上譙本
同之疑一字誤梁書亦同
上字 采梁書作表

統。一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采。籠圈條貫。搗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畧。招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以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具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序一文為易。彌綸群言為難。雖復輕採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可數。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

梁書無可字數下有
矣字列作評

而字癸卯本有梁書有

前駐癸卯本作駭人梁

書全駭人

沈梁書作洗

衷按饒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前聖人所難。識在筭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沈予聞。眇眇來世。諒塵彼觀也。

贊曰

生也有涯。無涯惟智。逐物實難。憑性良易。傲岸泉石。咀爵文義。文果載心。余心有寄。

崇禎壬申仲冬覆閱默庵老人記

文心雕龍卷第十終

文心雕龍跋

往余弱冠日。手抄雕龍。諷味不舍。晝夜恒苦。舊無善本。傳寫譌漏。遂注意校讐。往來三十餘年。參考御覽。玉海諸籍。并據目力所及。補完改正。共三百二十餘字。如隱秀一篇。脫數百字。不復可補。他處尚有譌誤。所見吳歙。浙本。大略皆然。雖有數處改補。未若予此本之最善矣。俟再諮訪博雅君子。增益所未備者。而梓傳之。亦劉氏之忠臣。執死之功臣哉。萬曆癸巳六月日南州朱謀諱跋

按此書至正乙未刻于嘉禾弘治甲子刻于吳門嘉靖康子刻于新安辛卯刻于建安癸卯又刻于新安萬曆己酉刻于南昌至隱秀一篇均之闕如也余從阮莘山得宋本抄補始為完書甲寅七月廿四日書于南宮坊之新居時年七十四歲 功甫記

功甫諱允治郡人也厥考諱穀藏書至多功甫卒其書遂散為雲煙矣余所得昆陵集陽春錄菴齋詞嘯堂集古皆其物也歲丁卯予從牧齋借得此本因乞友人澀川

甫錄之錄畢閱完因識此其隱秀一篇因恐遂多傳于世聊自錄之八月十六日孱守居士記

南都有澀耳伯校本則又從牧齋所得本而附以諸家之是正者也譬對頗勞鑿裁殊之惟云未改則必鑿、可據今亦列之上方聞耳伯借之牧齋時牧齋雖以錢本與之而秘隱秀一篇故別篇頗同此本而第八卷獨缺今而後始無憾矣

丁卯中祿日閱始十八日始終卷此本一依功甫原本不改一字即有
確然知其誤者亦列之卷端不敢自矜一隙短損前賢也孱守
居士識



此抱朴子也刻本誤耳
錢本在第七卷

太平御覽六百八卷有論學一段此本所缺
五百九十八卷又有契券符三條亦缺並有

崇禎甲戌借得錢牧齋趙氏鈔本太平御覽又校得數百字

